

秘
密
會

秘密會

第一回 電話誤傳

看官可知道。我是誰呢。小可姓毛。單名一個登字。年紀二十有四。所操的職業。却是私家偵探。那個辦事所。就設在倫敦鳳池街葡萄弄第四號。每去晚回。寒暑無間。尚有一位同事。名叫艾福路德。年紀比我略大幾歲。性格固執得狠。偶然有些差失。總不肯向人認錯。因此我和他。不能不讓。不過他的辦事。尚算活潑。我也很佩服的。所以彼此並沒有介意的。我們的目的。一則呢。是要除暴安良。一則呢。要想在這個上頭。圖些出自。且趁個機會。推倒倫敦警察總局的名譽。然後好把我們的名聲。顯揚出來了。不過這私家偵探。却和官家的不同。官家是專替警察局辦公。私家是要有人聞名找到。託辦些私事。或是不願經官的事情。看事的大小。定酬金的。



多少。却不料近來生意清淡。事務稀少。只弄得門庭冷落。囊橐空虛。終日間。只有靜坐到晚。愁眉不展。路德雖也有些着急。他却還有秘密入款可靠。不比得我哩。他每日只來辦事。幾點鐘。其餘的時間。做些甚事。不得而知。一日我兩人正在納悶。路德嘆道。上午十一點鐘。到得這裡。如今已將四點鐘。還沒候着一點事情。唉。生意怎麼這般清呀。說罷。口裡啣着雪茄烟。只管坐着。出神。忽有郵差送進一封信來。上寫着毛登先生收。寫的甚爲潦草。拆開一望。字跡與信面相同。反覆細瞧。方辨字句。上寫道。

久聞大名。知足下可以信託。故不辭唐突。謹以書奉。今晚十時。祈在辦事所等候。有要事奉瀆。當備微資。以酬尊勞。相見後。再告真名。勿以匿名。視爲不禮。隱衷須由面陳。如蒙見允。屆時祈於前室置燈爲記。事關緊要。祈須慎密。草此敬上。

毛登先生鑒

我看完了。見是公事。便遞與路德。路德一面看。一面說道。這定是沒有眼珠的人。用禿筆寫的。纔會這般潦草。這雖是句笑話。我却服他形容盡致。路德忽然驚道。這不是一封匿名信麼。我道。是呀。多日沒有事幹。今日却接到一點生意了。路德沈吟半晌。搖著頭道。這信來的甚爲蹊蹺。依我看來。這種生意。還是不做的好。我道。雖然如此。爭奈我們空閒已久。好容易有了事。怎捨得丟去呢。這事雖有些蹊蹺。看來也未必有甚害處。若說不註姓名。或者那人。別有隱情。不便說出。也是常有的事。路君。這是你曉得的。路德聽我的話。面色登時沈下。氣忿忿的道。一切由你自便。不干我事。只恐怕你忒煞要事。弄巧成拙。惹人恥笑。你到了危險的時候。却不要牽累到我身上來。一面說。一面便站起身來。到帽架上取帽戴起。拽開脚步。望外便走。我看了路德這。

個樣子。心裡。着實有些詫異。路德去後。我又把那信細玩一番。看那字的筆迹。不知是男子。或是女子。寫的。又不註名。又不註日。又無住址。信面上的郵票。却貼得不歪不斜。端端正正。上有郵局圖章。乃時沛汀墩三月二十日十點鐘。幾個小字。我便暗忖道。這信究竟還是寄來戲弄人的呢。端的有人要來和我商量些事務。俗語說的。飢不擇食。寒不擇衣。管他呢。今晚且在此等候着。到了十點鐘。自然得個水落石出。主意已定。便決意不離開此地。往常我每日晚間。必回到家中。或是到我那所愛的未婚妻處。談笑一回。今日爲着這事。兩處都不能去了。想到這裡。却有些煩躁起來。這也是少年性情。是不能免的。看官。却不要笑我。我驀然又想起我未婚妻的母親。今晚還約我到他家內晚餐。我却不能失約。連忙發了個電報。告訴他不能赴約的緣故。我趁着空閒。便在燈下。把從前辦的案件。鈔謄數張。忽聽得電話機上鈴聲。

大振我肚裡尋思道：怪哉！這個時候，那裡還有人要和我說話呢？一面疑惑，一面便站起身來，走近電話機，拿起電話筒。正要問話，不料那電話局內的接機人說是接錯號數，又連說了幾個恕罪、恕罪。我心裏好不納悶。正要回身，忽又傳出小小的聲音。此時將近深夜，室內靜悄悄的，寧神一聽，字字入耳。我本知這電話並不是和我說的，爭奈生性好奇，且又獨自一個，坐在此地，正覺煩悶，所以便拿起電話筒放在耳邊，只聽得有一個人捏聲捏氣的說道：「險呀！我不能不和你商量商量。如今只我一人，在這裡不敢離去，你還在那裡麼？他的鬼事，我都猜着了。如今恐怕他洩漏我們的私事，已差S去攔住他。他肯依便罷，不肯依時，S身邊帶着凶器，定難饒他。只求上帝佑他的靈魂，你留心報紙，恐怕他要逃走。我不敢不警告你得知，但我却並無畏意。因為我們如今毫無危險，並且……聽到這裡，聲音更低下去了。少停，又

聽得道。這個女子在此平安。不過時常啼哭。他人來了。聲音到此。忽然止住。我再聽了半晌。毫無動靜。我便坐在椅上。低頭尋思道。奇事奇事。這話却從何而來。難道在夢中麼。這些話。雖是偶然吹入我耳。但想起其中那些險語。却教人不寒而慄。又想這說話的。不知何等樣人。爲什麼聲音這般輕。又這般驚慌呢。內中還有甚麼秘密話。『S』不知是誰。『他』不知是誰。說話的那人。却爲何獨住在一所屋內呢。那女子又是何人呀。時常啼哭。爲甚原故呀。我。正。用。手。捲。着。鬚。鬚。細。細。的。揣。想。偶。然。把。頭。一。抬。嚇。得。我。魂。飛。胆。落。原。來。房。門。上。小。玻。璃。窗。外。有。一。個。人。面。睜。着。兩。隻。大。眼。在。那。裡。伸。伸。縮。縮。的。張。望。是。賊。呢。還。是。鬼。呢。我。便。壯。着。胆。子。向。前。問。道。是。那。個。這。般。鬼。頭。那。人。不。等。我。說。罷。便。答。道。是。我。你。是。毛。登。先。生。麼。我。道。是。便。把。門。開。了。只。見。一。個。長。漢。跟。躡。而。入。衣。服。襤。褸。髮。長。面。垢。像。個。走。卒。的。模。樣。仔。細。一。看。却。生。得。五。官。端。正。

氣度溫和。不像個下等人物。我又格外留心那人。看他行走的時候。兩隻脚有些微顛。又用右手托着左肘。好像左手已經受傷。我見了這人。心上又驚又疑。暗想這人。却如何這般模樣。又爲何進得屋時。神情又這般慌張。那人道。毛先生。深夜驚擾。萬望恕罪。因爲有些小事。要懇求先生特地前來拜訪。在下如今不便說出名姓。請先生勿怪。我問道。尊客爲甚不肯說出大名。既蒙信顧。理應盡吐腹心。況這裡又沒外人。尊客放心。直說便了。那客道。不能不能。我便沈吟道。哦。尊客既然不肯說出名姓。也就罷了。那客道。能得如此承愛不小。還求先生成全。助我一臂之力。在下更感激不盡。至於酬勞。自當……我道。尊客。倒底要小可辦些甚事。請快些說給我聽罷。那客道。請先生和在下。同到那一塊地方。看一個朋友。那細情自然曉得了。我便問道。甚麼時候去呢。那客道。立刻就走。我搖手道。那有這……說猶未了。那客道。先生。

願。去。則。去。若。是。不。願。時。在。下。去。求。別。人。便。了。不。敢。勉。強。說。畢。便。要。起。身。我。連。忙。說。道。好。在。我。此。刻。沒。有。公。事。和。尊。客。走。一。遭。便。了。唉。如。此。深。夜。我。那。裡。高。興。冒。着。寒。氣。跟。了。人。就。跑。爭。奈。近。來。生。意。清。淡。却。不。能。因。爲。來。客。的。行。蹤。詭。密。便。把。手。中。的。生。意。丟。去。但。我。又。不。願。露。出。些。遷。就。的。意。思。不。料。那。客。聽。了。便。道。在。下。也。知。先。生。近。來。的。公。務。不。多。因。此。特。來。求。先。生。我。聽。了。這。話。暗。吃。一。驚。怎。的。這。個。客。人。知。我。的。底。細。呢。那。客。又。道。光。陰。可。貴。那。塊。地。方。離。此。甚。遠。如。今。已。將。十。點。鐘。了。請。先。生。早。些。走。罷。再。遲。怕。要。誤。事。我。便。拽。上。房。門。把。鑰。匙。交。給。管。門。的。人。跟。着。那。客。走。出。門。外。已。見。有。一。輛。馬。車。候。着。兩。個。人。上。了。車。只。見。那。客。對。車。夫。耳。邊。低。低。的。說。了。幾。句。這。車。便。飛。也。似。的。向。西。行。去。是。夜。雲。寒。露。冷。星。斗。無。光。那。客。只。戰。兢兢。的。靜。坐。在。車。中。我。疑。他。大。約。是。衣。衫。單。薄。不。能。耐。寒。的。緣。故。我。一。路。懷。着。鬼。胎。暗。自。尋。思。道。不。知。這。客。究。竟。是。

個甚樣人。又爲何。這般鬼鬼祟祟。不肯把真名說出呢。聽他的說話。却像是曾受過教育的。爲何又這般慌慌張張呢。衣服呢。這樣襤褸面貌呢。這樣齷齪。或者故意喬裝。把來遮人的耳目嗎。越想越覺蹊蹩。我想此去莫要有甚危險的事情麼。

第二回 空屋慘象

車行的道路。雖是那客暗暗吩咐車夫。不被我聽見。但是倫敦的街道。我雖不能到處都識。却也知道不少。過一條街。我便細細一認。只見這車離了鳳池街。到龍排街。過銀行街。新門街。迤邐來到花影街。惡斯福街。左折入卑斯華街。又入意靈街。兩傍人家的燈火。有已熄的。有未熄的。一路的路燈。半明半暗。忽然車向右轉。入一狹街。仔細辦了半响。却不認識。隨後轉灣抹角。更令我頭昏眼花。向外一望。只見兩傍人家。漸過漸少。四圍都是空野。闇沈沈

不辨天地。遠遠的只見燈火數點。時明時滅。想是野舍人家。是時萬籟俱息。只聽得這車聲隆隆。和那野內的犬吠聲音。互相應答。忽覺車子有些顛簸。纔知道走的乃是山路。只覺這車左轉右折。直向上行了片刻。忽然停止。定睛一望。却在一所屋前。左右也沒一個鄰舍。不覺大驚失色。尋思道。今番性命休矣。看官你道爲何。原來我們做偵探的。只專在除奸去暴。那些歹人。個個懷恨在胸。思圖報復。往往有些偵探被騙到荒郊空野之中。那時饒你。是三頭六臂。經那班凶徒。七手八脚。叫天不應。叫地不靈。只有束手就死而已。那客說約我看個朋友。這屋內黑漆也似的。那有人呢。這定是誘我到此。結果我的性命。阿呀。中計。中計。眼睜睜望着這空屋。便是我的鬼門關。了一霎時。又想起我那情人。又悔不聽那同事路得的忠告。正想着。那客忽來握等我的臂。低低的說道。先生到了。聲音抖顫。我聽了十分詫異。這樣看來。那

客又不像有害我的意思。或者是這屋內有甚危險。兩個人下了車。車夫說道。馬倦要死。小人不能再等。那馬又是小人租借來的。請貴客將車資付了。以便小人可以回去。那客低低的安慰了車夫一番。又從袋裡摸出一件東西。遞給車夫。車夫接着。問是什麼。又細細一瞧。忽然笑嘻嘻的說道。小人等在這裡便了。那客便和我來到屋前。我想若是敲門。這屋內黑洞洞的。那個來開門呢。回頭看那客時。却已不知去向。只急得兩腿發抖。渾身流汗。像熱鍋上的馬蟻。走頭無路。難道這裡有妖怪。將他吞了不成。想到這裡。後面却像有個妖怪似的。我便要想逃走。又恐怕被人知道。笑我胆小。正在爲難之際。忽然呀的一聲。屋門大開。一個黑漢。立在面前。我便望後倒腿幾步。那個黑漢。忽然開口。低聲說道。先生進來。先生進來。我聽見聲音。纔知就是那個同車的客人。却不知他怎生入內。我走進屋內。漆黑似的。不辨手掌。那客便

將門輕輕拽上。問道：先生可有自來火沒有。大凡我們偵探出門辦案，身邊帶着的東西，大小軟硬，不能細說，總是些要緊的傢伙。好到了危急的時候，拿來應用。這自來火及洋燭，自不必說了。我便從袋內摸出，遞給那客。那客就將火點起，便像在地獄裡頭，見了天日一般。我就燈光四處一望，只見屋已很舊，裡面並無什麼陳設。像是久已沒有人居住一般。那客拿着蠟燭，望樓上便走。我就跟在後面。我看了這般情形，纔放心。那客不是個歹人。我一定是有人約他今夜在此相會。那人現在，必是躲在一個暗處。但是爲何要約在深夜呢。又爲何挽我同來呢。我正懷著鬼胎。只見那客且走且抖，像有十分害怕的樣子。那時已走完了扶梯。只見樓上前後兩間屋子，都無燈火。那客高舉蠟燭，走向前室。前室的門，原是半開半閉的。等到把門大開。我在後面向內一望，只嚇得目瞪口呆。牙關戰鬥。原來室內地板上，却是兩個人。

直挺挺的睡着。一個好像已死。一個鼻間。還有些齁聲。兩個人臂連着臂。用鉄索綁着。看官。你道在此荒山空屋之中。忽然看見這般凶象。怎能叫人。不嚇呢。那客本已十分驚恐。見了這個凶象。那驚恐自然要加增十倍。不言可知。那手內的燧燭。被他抖得。幾乎熄滅。我便代他拿着。那客低頭一望。忽然轉懼爲悲。喉中咽咽似要哭出。沈痛叫道。天呀。天呀。太遲了。太遲了。呀。我聽了。尋思道。他爲甚却這般悲傷。他口口聲聲說。來得太遲。大約是早恐有此凶事。所以挽我到這裡。原想我來阻擋的。不料已來不及了。我心上。忽然一動。對那客道。那漢還能蠕動。大約未曾絕氣。我們總要設法救活他。纔好。我便蹲下身來。拿着燧燭。向那兩個人。面上一照。不照猶可。一照時。只嚇得魂飛九霄雲外。至今想起。還令我心跳不止。只見死的那人。是個瘦長漢子。上下衣服。都甚新鮮。面目模糊。五官不分。像是被人。用平扁器具擊毀的。又看

未死的那人。年紀還輕。身體極壯。臉上稍帶白色。週身細看並無傷痕。却怎的這般昏沈。只覺得身旁。一陣陣的異香觸鼻。大約是被迷藥昏倒的。兩個人臂連着臂。用手銬鎖着。細看那手銬。却像官家之物。我正要將他解開。但又怕那客。趁我不備。逃走出去。便回頭一望。只見那客汗如雨點。用巾揩個不絕。自言自語的道。天呀。天呀。怎生奈何。見我回頭。向我說道。先生。我們出去罷。這般慘景。我真目不忍瞧。唉。可惜來的太遲些了。一面說。一面拖着我去。催我出去。我道。這將死未死的人。難道就忍心不顧麼。我們既到了這裏。遲早總要回去。尊客何必這般着急呢。那客道。這人是誰。我不認識。管他作甚。先生走走聽他的口風。似只注重在死的那人。我道。見死不救。那有這理。那客道。我們不能在此過久。我已覺得悶極了。若是先生不願去。先生一人。在此便了。我却不能奉陪。先生再會。再會。說畢。急促促的。望外便走。我連

忙叫道。且住。要走。同走。你既是決意要走。我也只好與你同走。看官。這荒山空屋之中。又有這兩個奇形的漢子。我怎敢一人留此。驚嚇事小。若是被人見了。豈不令人起疑。那時有口也難分辯。那客這般的要速去。也未嘗不是這個緣故。閒話少講。却說我正要拿着燭。站起身來。忽然看見。有一手帕。在我脚旁。以爲是我遺落在地的。便拾起放在袋內。兩個人下了樓。吹熄了燭。那客叫我先走。他便拴上門。又從屋後繞出。兩個人上了車。那客依舊在車夫耳邊。低低的說了幾句。不知說些甚麼。是夜天氣雖冷。我却覺得滿面熱汗。就取出那方手巾來揩拭。只覺這巾。不像是我自己的。細細一辨。端的另是一方。上面還用線繡着一個大字。隱約像個S。我自聽那電話之後。至今腦中還存一個可怕的影子。如今忽然又見了這S一字。令我格外吃驚。S豈不是電話所說的。挾凶前往阻止某人的那人麼。電話中還說道。若

是不服。S定難饒他。並求上帝佑他的靈魂。難道S就是到那空屋中去行事的人麼。果然如此。電話所說。却與那空屋的事情。頗有關係。我從前還以為是旁人的事。與我無干。那知却牽到我身上來了。一路胡思亂想。再看那客時。却靠着車子的角落。簌簌的抖過不住。那客忽然握着我的臂。說道。毛先生。你能允我到了倫敦後。將今夜所遇當個夢境。不去追究麼。不去告訴警察麼。他這兩句話說完了。又說聲音低微。像是有沈痛在胸似的。我默然不答。那客又道。先生意下如何。若先生不從我話時……我急忙問道。不從時。便怎麼。那客道。沒甚怎麼。只求上帝佑你的靈魂。我聽了這話。猶如青天一個霹靂。頓時手足搖動。暗自尋思道。這又奇了。電話中不是明明說的上帝佑他的靈魂。如今那客又說出這話。却怎的異口同聲呀。難道這客與說電話的那人。是同黨麼。電話中說道。如他不依。S定難饒他。那空屋的屍。

或者就是不依S的那人。S將他殺死。倘若我如今不從那客的話。恐怕這空屋內死屍便是我的榜樣了。

第三回 窗間黑影

同車的那客。仍連聲催我允他。不必追究這事。他不求我。猶可。他越求時。我越起疑。我們偵探的職分。只在解難析疑。我正懷着一個疑團。那肯就此含糊了事。我便氣憤憤的答道。不能。我身為偵探。疑難的事。分所當查。那怕甚麼危險。我定要將這事的首尾。告訴警察。以便得個水落石出。俗語說。『生平不做虛心事。半夜敲門不吃驚。』你若是個清白良民。爲甚怕人追究。你若果然犯罪。就是我不追究。你也難逃法網。那客道。瓜李之嫌。我所難免。但我爲自己的事。小我却替先生耽憂。先生這表人物。且又年少。前程浩大。未可限量。只可惜閱歷未深。飛蛾投火。自以爲樂。等到性命危急的時候。纔知

懊悔已太遲了。在下雖也是個年輕的人。却也經過許多閱歷。纔曉得世路的狹隘。人心的險惡。那趨吉避凶四字。到如今方纔省得。先生辦案。不避危險。在下狠佩服的。但此身可貴。不可任意輕擲。在下所說。並沒有一句虛言。望先生再四詳察。說畢。停了一歇。又說道。耳聞不如目見。今日纔知先生於厚重二字。還欠功夫。俗語說的。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又道。聰明反被聰明誤。天下之事。有應該說的。有不應該說的。遇見那不應該說的。只好閉着嘴。閉着眼。不去管他。如今這事。正是這樣。唉。我實告先生罷。這事也與先生有密切的關係。先生就是不愛惜自身。難道也不顧及你那人麼。我起初聽了他的話。却全不在意。人心叵測。我怎知那客是個好人哩。歹人哩。或者故意把大言來嚇我。叫我不敢追究這事。他便可以逍遙法外。這也是狡猾的手段。直到後來。聽見他說你那人三字。我登時心上怦怦的動。我想我在倫

敦舉目無親。除了我那未婚妻迦靈外，再沒有一人。在我心坎上的。難道這客也知我心事。他所說的那人。就是指迦靈麼。我便急忙問道。尊客所說的那人。是指誰呀。那客道。在下的意思。是說不但先生有禍。還要累及那人哩。我聽了。暗忖道。倘若我真不聽他的話。與我却有甚關係呢。迦靈是個清潔閨女。斷不致與這案有甚關係。況他又不曾說明那人是誰。想是隨口胡謔。一轉念。我又疑惑起來。難道他果然已經料到那日後的影響。預先忠告我麼。但是無論如何。他定與那空屋內的事。有關無疑。我便問道。我危險。干你甚事。那客說道。先生須要顧念你那人。切勿鹵莽行事。在下如今身邊未帶現資。酬金改日自當寄奉。尊府相去不遠。就此可以下車了。那客便喚這車夫停車。一面說。一面便開窗將我推下車來。我却無可奈何。下車一望。纔知已到惡斯福街。只見那車夫緊加一鞭。向前直奔去了。我便默默的走到

路邊。沉思我今夜所歷的一切。不覺令我氣奪神喪。雖寒風簌簌。也不覺冷。再把方纔那客的說話。回想一過。像是知我的底細一般。但從何得知。令人却不能推測。那客連叫我不要累及他人。難道就是指我迦靈嗎。若不是迦靈。又是誰呀。况他又曉得我私寓所在。我的私寓。却離惡斯福街不遠。這樣看來。那客確有所指。斷不是信口胡謔的。我剛纔不允他的所求。不知將來究竟是禍是福。我同事路德忠言告我。勸我勿管這匿名信事。我只不聽。如今却弄得如此狼狽。又如此危險。我一頭走。一頭懊惱。是時神經擾亂。靈性全失。信步直行。不辨路徑。忽然尋思道。走了多時。爲甚還未到寓處呀。舉目一望。不料已到了梅達莊。與白路。迦靈住的地方。這都因我心中。記念著迦靈。所以我的兩條腿。不知不覺也向著迦靈那邊。走。迦靈的屋。正靠着路邊。遠遠便可望見。是時路鐘已敲兩下。我想迦靈全家。定已安睡。那知向屋一

望窗內燈火。還點得晃晃的。我不覺失聲道。咦。如此深夜。爲什麼還不熄火呢。急急的走近一步。注看了五分鐘時候。忽然窗幕上現著一個黑影。細辨却是個男子。我正在詫異。只見那黑影忽然一動。移向右邊去了。迦靈家中素無男子。這樣的深夜。爲甚麼有男子到來。這不是賊是誰。正要去掣門鈴。驚醒屋內的人。忽然又有個黑影在眼前閃過。這人影我却認得是迦靈的母親斯賓塞爾氏。便是此時。我纔知道那前番的人影。並不是個賊人。隔了片刻。燈光忽滅。我也離開此地。我雖奔波了半夜。却也毫無倦意。忽然想起辦事所內。桌上還放著須公文要品。出門時。並未藏好。明早女傭入內打掃。看見了。却有些不便。不如再到辦事所走一遭。便拔步直向鳳池街。走了一點多鐘。只見大門還未關閉。守門的早已睡著。這大門。乃是公同出入。夜來時常開著。不足爲怪。我便自在門房取了鑰匙。開了自己的屋。燃起煤燈。

桌上的物件整理乾淨。正要出門。只見門檻旁邊。有白紙一塊。摺成三角式。端端正正的。放在地板上。拾起一看。與前番那封匿名信的。字跡相同。上寫道。

適來拜訪。值駕公出。其前書未至耶。然亦足下自悞。茲已另向他處商酌矣。特此奉達。敬請

毛登先生 台安。

恕不具名者啓。

我看了登時。驚慌失措。纔知十點鐘以前來的那個客人。並不是寄信來約我十點鐘相會的那人。却另是一個人。因我並未曾見過寄信的那人。那信又是匿名。後來看我那個客人。也是不肯說出姓名。來時又在十點鐘相近。無怪我誤將他。認作寄匿名信的人。况我又斷不料有人不預先約定。忽然深夜前來。求人辦事的。但是兩個人。却爲甚都不肯說出真名呢。難道彼此

都有關係麼。我便連忙下樓。喚醒那管門的人問道。我十點鐘出去後。有甚人來瞧過我麼。他從被裏昂起頭來。揉著眼睛。答道。沒有。沒有一面說。一面便倒下頭去。齣齣的大睡。我又叫醒了。他從袋內摸出一個銀幣。遞在他的手裡道。你可醒著想想。不要糊塗。他接著笑嬉嬉的道。有有我記得了。有兩個人一同來的。都是女子。上了二層樓。大約是到先生房裡去的。面上都戴著黑面網。身上多穿著黑衣服。一個年紀老些。一個年紀還輕。長的甚是體面。我聽了管門的人這幾句話。心上又有些疑惑起來。因爲來的是女客。那有貴婦名媛。深夜前來訪人的。這事却又蹊蹊得很。我便決意不回到私寓去了。重又登樓。燃著煤燈。生起火爐。儘這長夜。將我所歷的各事。逐層推解。一面想。一面便提筆寫在紙上。

(一) 推電話所云。S其人必於昨晚往見『夫已氏』。如夫已氏。果將

操電話者之秘事。及不利於渠。(操電話者)則S必與夫已氏大起衝突。且電話中有云上帝佑他的靈魂。或尚有流血之事。

(二) S見夫已氏之處。必在意靈山上之空屋。

(三) 夫已氏於是晚必已被害。查有手帕一方。上繡S字樣。在其屍旁。帕必S所用。遺落此者。

(四) 昨夜訪我之客。不願我知此秘密。且堅囑我不究此事。我不允。乃以『上帝佑爾靈魂』一語恫嚇。此雖已聞於電話。然可決其非操電話者。

以上四層。却都是悶葫蘆。若我一息尙存。我必設法解決明白。便又想了幾條解決之策。接著寫上。

(一) 先往告警察以昨夜山上空屋所見之事。

(二) 查明此屋在意靈何處。

(三)查明昨夜之御者。以便蹤跡客於何處下車。

(四)查明山上空屋租有幾時。

(五)研求兩寫匿名信。爲何事而來求我。

(六)查明秘密電話接於何號(此事萬不能辦到)

(七)查明與死屍合綁者爲何人。

(八)十時所來之二女子。面蒙黑網。身衣黑衣者。是否與此案有關。

(九)往探近來可有女子走失。(此層因電話中有云女在室中。時常啼哭。又有入室等語。而推度及此。)

以上數層寫完。已費了許多時候。二三四層。還容易探聽。第一層天明就好去辦。又另取一張紙。便寫我的意見。做成疑問。

(一)就電話語氣而推。必爲私會之事。夫已氏必因洩漏會中秘密。或將

有不利於會員。故報以死刑。然則夫已氏與S及昨夜同車之客。其同一秘密會之會員乎。

(二)意靈山上之空屋。其會中辦事秘密處乎。

寫到此處。無可再寫。搜腸挖肚。想了半晌。忽然腦筋一動。心上又起一念。迦靈室中的人影。却從何而來。難道與此事也有關係麼。和我同往意靈的那個客人。屢次勸我顧及那人。不可干預這事。難道他認識迦靈麼。或者迦靈也與那客相熟。想到這裡。又提筆寫道。

(三)迦靈室中所見之黑影爲何人。

我又想到那個女子。却爲何面上都戴着黑網。莫非要使我不能辨清他們面貌麼。果然如此。定是我素來認識的。我又自問。可曾認識一老一少的女子麼。忽然心頭大跳。令我一驚。便又寫道。

(四)我所識之女子爲一老一少者。惟迦靈及其母耳。其昨夜來訪我者。卽彼母……

我寫到這裡。自覺想入非非。便將筆擱下。道且慢。

第四回 要鑰失去

我想迦靈母女二人。斷不致傻到如此地步。却想用黑網。遮蓋自己的真面目。世上那有夫不識妻。壻不識岳的道理。就是論起門第來。迦靈的母親。係出大家。迦靈父親的行爲。我雖不大明白。但傳說他的生前。並不是個端士。從前我有一個友人。原勸我不要和他家連姻。我也絕不理會。後來屢次到他家裡閒談。無意之中。探知他父親。確是個未曾受過高等教育的。但是迦靈的母親。雖寡居數載。聲名却頗好。至於迦靈自己。我却不敢過於稱讚。但是從來沒有一點差處。落在我的眼內。俗語說的情人眼裡出西施。或者是

我迷戀着他。就只見他的好處。不見他的壞處。嗎。世間很有一般人。被色慾迷住了心。不管性情合與不合。苟且成事。初起還是你憐我愛。如膠如漆。到得後來。日久慣常。那愛情自然要漸漸的淡下。弄得如花美眷。翻成怨耦。那時悔已無及了。話雖這般講。但我却自信我和迦靈不似這個樣子。迦靈之貌。雖則細腰瘦項。飄飄欲仙。像畫中人一般。我只爲他性格溫柔。舉止大方。所以我十分愛他。他也十分愛我。我兩人的愛情。饒你用那幾百倍的顯微鏡。祭看也尋不出一個破綻。饒你用那幾千噸的大砲。轟擊也冲不開一分一毫。所以那窗上的人影。我見了雖是驚訝。却不敢疑到迦靈身上。他的母親待我也十分周到。因此我便信他母女二人。斷不致瞞了我。做什麼歹事。想到這裡。心頭一快。那時窗子外射入些白光來。知道天已亮了。急急出門。一口氣跑到警察總局。見了警察長。便把我昨夜所經歷的。除了那迦靈屋

內的人影。備細說了一遍。警察聽罷。說道：先生應該當時就去告訴意靈警察。事很緊要。不能再遲。今由本局派一偵探和先生同去查看。再就便告訴意靈警察一聲罷。說罷。去把電話筒。張在嘴邊。說了一兩聲。少停。只見一個人。笑嘻嘻的走進來。看那人時。白淨面皮。五短身材。年紀約在二十以外。渾身衣服墨黑。戴一付黑眼鏡。向那警察長行了一個長禮。原來這人姓李名格來。伶俐多智。也曾辦過幾件有名的大案。因此也很著名。在這倫敦警務上。却是個數一數二的人物。現在當個正偵探的職分。素爲警察長器重。所以派他同我走一遭。警察長又將剛纔我所說的話。告訴他一遍。又吩咐他立刻就同我去。十分鐘後。我與這李偵探。已在車中。我便和他談起這件案情。他却默默不答。我以爲他是個沈靜少年。那知偶然談到別的事情。他忽然抖擻精神。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忽而談到政治問題。忽而談到賽馬等事。

忽而又痛罵倫敦郊外警察的腐敗。指手畫腳。牽東說西。好像發狂一般。一時難以描畫。我想這種人。委以重任。恐怕還不及如今倫敦郊外的警察哩。車到意靈街。我便叫車夫。向昨夜走的那狹街走去。行了片刻。忽然前面枝路四分。車夫問道。從那一條路去呢。我躊躇半晌。不能作答。李偵探從容答道。向左轉。我急問李偵探。何以知道呢。李偵探道。這是平常的知識。何足爲奇。你說屋在山上。此處共有三路。兩低一高。山勢向高。此路高。所以曉得一定是上山的路。又用手指着道。你不見前面有許多房屋麼。這定是山上的人家。所以纔能遠遠的瞧見。我聽了他的話。心裡也很佩服他的靈敏。但是滿面驕色。令人着實可厭。我就別轉頭。靠窗四望。覺風景甚佳。爽心悅目。不像那昨夜可怖的光景了。迤邐來到山足。只見山邊有屋三五所。這車便緩轡直向上走。盤山轉坡。纔到那空屋的前面。屋在山頂。向下一望。萬象俱

呈。我等便一齊下車。命車夫候在門外。我向李偵探道。昨夜那客。是從後面進去的。李偵探道。既這樣。且到後面看來。我等便繞至屋後。屋後有小園。四面都有竹籬圍繞。却有籬門可通。走進籬門。見屋之側首。長窗直開。我們兩人。便挨進這屋。是時旭日已升。屋裡仍舊黑漆似的。只好燃着蠟燭。慢慢走去。剛走到扶梯中間。忽聞樓上有些響聲。彼此相顧。吃了一驚。我料定是那昏倒的後生。醒了。李偵探却疑有人在那裡。毀滅痕跡。兩個人纔登了樓。忽聽得室內。一個人大叫道。悶煞我也。李偵探立刻站定。我便高舉蠟燭。照看那人。只見燭光之中。一個人兩目炯炯。望着我等細看。却就是昨夜所見的那個昏倒的後生。手臂仍舊和那死屍綁着。若是要動時。那死屍便同他一齊牽動。因此不能逃脫。看官。無論那人怎生了得。閉他在這空屋裡頭。又與那死屍合綁。恐怕沒有一個不害怕的。那人見了我等。便大聲求救。李偵探

道。這屋內似乎有煤燈的。我聽了這話。便執燭四處找尋。尋至門外。果然有個煤燈機關。用手一轉。室內登時明亮。無物不見。李偵探驚道。咦。這手拷不是像官家所用的麼。怎的這裡也有。便向前用力解開。我也幫同扶起了那人。那人站起。沉吟了半晌。又低頭看看地上那個死屍。便走到牆邊。站在那裡。不聲不響。看他的神情。見了這個死屍。像十分驚惶的樣子。李偵探問道。你是誰。爲甚到這裡來呢。他答道。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現在神經昏迷。我不曉得這裡。是什麼地方。也不曉得這死屍是誰。我極願意告訴你們兩位。怎奈我的記性全失。你們身上。可帶酒麼。賞我喝一口。或者可以醒醒我的神。說也湊巧。我身邊。正帶着一小瓶酒。便取出來。給他飲了幾口。飲罷。便問道。二位是誰。李偵探先答道。我等是偵探。到此來查案的。你快將這事備細說來。你端的姓甚名誰。他只顧搖頭。面上顏色忽紅忽白。却像心裡有許多

說。不。出。的。苦。處。我。急。忙。問。道。快。說。快。說。你。可。知。有。人。名。喚。S。的。麼。他。睜。着。兩。隻。大。眼。放。出。異。樣。的。聲。氣。來。道。S。麼。我。不。認。識。這。人。我。明。知。他。係。說。謊。却。不。知。道。爲。甚。要。說。謊。呢。大。約。他。與。這。案。件。很。有。關。係。所。以。要。瞞。着。人。不。肯。說。出。我。等。正。要。再。問。他。忽。然。大。聲。叫。道。我。若。是。再。不。換。些。新。鮮。空。氣。要。悶。死。了。又。餓。又。嚇。怎。經。得。再。悶。呢。二。位。可。肯。讓。我。出。去。稍。換。一。分。鐘。空。氣。麼。李。偵。探。正。在。驗。看。死。屍。聽。見。這。話。便。點。頭。允。了。他。似。得。了。寶。似。的。便。望。樓。下。飛。奔。只。見。李。偵。探。面。有。驕。色。像。是。已。尋。獲。甚。麼。要。證。一。般。他。便。問。我。的。意。思。何。如。我。也。不。答。一。心。只。注。在。下。樓。的。那。人。我。就。向。李。偵。探。說。道。方。纔。那。人。怕。就。趁。此。逃。去。了。噲。他。說。沒。有。記。憶。力。怕。是。說。謊。哩。他。聽。了。我。這。話。鼻。間。冷。笑。一。聲。隔。了。一。二。分。鐘。之。久。忽。然。跳。起。望。樓。下。直。奔。我。却。不。知。他。爲。著。甚。事。我。便。跟。在。他。的。後。面。下。得。樓。來。只。見。大。門。雙。開。那。人。早。已。不。知。去。向。四。處。遍。尋。影。蹤。毫。無。

門外的那輛車子。也不知道往那裡去了。只聽得遠遠的車聲隆隆。出門一望。只見我等剛纔乘來的那車。已漸漸的下山去了。我纔知那人已乘著這車逃了。我那時早氣得眼中生火。鼻底噴煙。只有望空嘆息而已。李偵探却依然如故。全不在意。只顧站在那裡。燃火吸雪茄煙。我見了。却似火上添油。便惡很很的問他道。你自不小心。使那人逃脫。這命案的要鑰。已在手中。却被你丟了。他吐了雪茄說道。毛兄。你也忒煞着輕了人。乘車的人。那有不記得車號的。我便問那車是何號。他答道。自然知道的。你可記得麼。我又問那車夫。何以肯載着那人便走。他道。定是車夫誤認他。是我們裡頭的一個。這是小事。不足爲怪。我等再入內去查查察察罷。兩個人便又登樓。李偵探又去察看那個死屍。我却在兩間屋裡四處檢查。後室沒有一些什物。前室除了那死屍外。只有舊書桌一張。抽斗內放着新筆兩三枝。印字紙數張。墨水

瓶一個。已枯乾。室中灰塵堆積。地板上足跡模糊。不能細辨。窗檻之上。灰積寸許。可見平時是不開的。並有椅子兩張。都係舊式。牆角有舊報紙數張。乃是新聞日報。也與此案無涉。我看完了各處。偶然回過頭來。只見李偵探手中拿著一個紙捲。坐在一張椅上。默想見我回頭。急忙把紙捲揣在袋裡。站起身來說道。毛兄。我等可以下樓了。我便問他道。這死屍身邊你可查得些甚麼。他面色一變。急忙答道。沒有。沒有。兩個人下了樓。我又在樓下的屋內。尋視一周。也沒甚麼可疑的地方。李偵探見我這個樣子。好像大不願意。便向我道。這些事。警察到了。自會去做。我們走罷。兩個人剛纔出門。我忽然看見一個人。伏在籬門外邊。在那裡探頭探腦的。張望。我便大喝道。是那個在那裡。張望的什麼。

第五回 山家閒話

我連忙繞到籬邊。看時。那人早已飛也似的。直奔山下去了。我便趕了一程。看相隔已遠。只得站定望着。便暗暗尋思道。這人的體格。和昨夜那客。恰頗有些相像。剛纔聽見李偵探說。是鄰舍偷看。既來偷看。爲甚見了人。這樣虛心呢。一頭想。一頭便又回到門前。李偵探見我回來。便說道。你真是個奇人。大凡謀殺的案件。人多喜歡看的。這人想也知道這事。所以前來張望張望。他見人而奔。自是怕人疑心他關涉這案子。老兄却這樣用心。豈不是枉費氣力。我聽了這話。直嘔得我要死。我追的這般氣喘。他却用冷語來笑我。我便問他道。若是我。不將這事告訴你。你可知道麼。他看我動氣。連忙陪話道。是。是。是。又道如今車已走了。請問先生怎生回去。依我看來。不如到意靈車站。乘火車回倫敦罷。我道。請你先回罷。我還要在此處看幾個朋友呢。李偵探道。毛兄。難道你真個要查辦這案麼。警察局自能將此事辦妥。或者還能

比那新手勝些哩。我實告訴先生罷。若是你要干預警察局的事。那真錯極了。又低聲向我說道。毛兄。我還有一句話對你說。你須要小心。最好你不去理會這事。這並不是我胡謔。此案越不宣布越好。你不如與我一同回去罷。留在此地。也是沒事幹。你看遠處有一輛空車來了。我等便雇了罷。你是聰明人。今日之事。若說起那漢如何逃脫。倒要惹起輿論鼓噪起來。那時反棘手。不如全交給本地警察辦理。驗屍之後。報紙上雖要登載。斷不致十分詳細。空屋之內。尋獲一個死屍。也是件尋常的事。那個再去搜根剔齒呢。望你聽從我言。我自有的辦法。我等趁着本地警察未到時。走罷。此處有小路。可以通到意靈大街。走這小路。好麼。我本不願和他同走。又聽了這番話。令我格外疑惑。便問道。你究竟有何辦法。爲甚一意只要將此事隱瞞呢。李偵探道。如今我不能訴給你知。你爲甚却要急急追究這案呢。我大聲答道。殺

人的凶犯聽他逍遙法外不去追究世上那有這樣的不平事呢你究竟是
何居心。我却不願含糊了事的。李偵探道：你何以知道這一定是命案呢。我
反問他道：然則你以爲甚案呢。他道：這案若非老練的人見了。定以爲命案。
就是本地的警察。我看也辨不清楚。我又問他究竟是甚麼案情。他答道：毛
兄。你勿看我是大意。你聽了那驗屍醫生的宣告書。便知我的話不錯了。我
問他：醫生將要說些什麼。他道：醫生定說死屍面上的傷痕。乃是死後加添
的。我聽了驚問道：難道你以爲不是致命傷麼。他道：自然不是。我道：難道是
自盡麼。他連忙答道：不是。不是。醫生定說這人係落水淹死的。我聽了李偵
探的話。似乎胸有成見。便沉吟半晌。又問他道：究竟確否。他說道：確然無疑。
我又問道：你以爲這是一件極難測的疑案麼。他答道：我也這般想。我辦案
多年。還未見過這種奇案哩。我如今要乘車回倫敦了。你去麼。我道：否。我還

要在此散散步哩。你請先回。我隨後雇一自由車便到。這案甚覺奇離。我還要思索思索。李偵探道。你能允我分手後。不再到那屋裡去麼。我回說。可以。他又向我說道。你若今夜能到敝所。我能將昨夜載你們的車夫找到。探出他的話。訴給你知好嗎。我點了點頭。他又道。這所空屋。想一定有專名的一面說。一面便在門前柱上尋找。果然有石泉室三個字。兩個人便緩步下山。途中看見一個貧孩。李偵探從袋內摸出紙筆。寫了一張字條。給了那貧孩。六個便士。叫他將這字條。送到意靈警察局。字條上寫些什麼。我却不會看見。那貧孩自歡天喜地的拿去了。不在話下。李偵探便和我握手作別。臨行。給我一張名片。叫我今夜拿着去見他。我回頭看他已去遠了。便沿大路。來到山腳邊。我想近處人家。定知道這山上的情形。不如前去探訪探訪。只見山邊有一人家。我便向前叩門。有女僕出應。我便說要來拜訪這裡的主人。

那女僕見我是個生客。面上有些驚訝。却不肯讓我進去。我便給了一個銀幣。他纔笑嘻嘻的。領我到客廳上坐下。看那廳時。却陳設精雅。且又面臨山路。推窗一望。山景如畫。女僕道。主人現在樓上。貴客請少坐。說罷。自去。我見桌上有幾張報紙。女僕去後。我將報紙翻閱。先就啓事告白看起。見上有告白一條。頗可令人注意。上面說道。

昨有二人同乘一車。至意靈某屋。如此車御者。能至百老匯路九十號。律師考克司君處。當有重資報酬。

謹白

我看完這告白。心上大爲詫異。道誰登的這告白呀。不差。一定是昨夜那個客人。怕那車夫說出他下車的地方。所以登這告白。好尋回那個車夫。給他些銀錢。叫他不要說出。但是爲甚要由律師出名呢。這律師我素聞其

名。迦靈家中的事。都託他一手經理的。我又沈吟了半晌。以爲這不過偶然湊巧罷了。又見下面接着。還有告白一條。看完了。令我格外驚訝。上登的是『S』及諸君鑒。謹防『SEM』我輩之事。恐渠今已略有所知。然非從余處得悉。聞『V』昨夜曾往訪渠。不知何意。『R』謹告。

看官。要曉得這『SEM』是我縮寫的名字。告白中又有『S』及諸君的字樣。昨夜又確然有人前來訪我。唉。不好了。這定是有人在那裏暗算我哩。這條告白大約是我的催命符。我昨夜兩番聽見上帝佑你的靈魂。不想這句話。如今却要應了。想到這裡。氣奪神喪。那主人已到我面前。我全不覺着。我忽然聽見貴客兩字。如在夢中驚醒。連忙站起身來。和他行禮。只見這主人。生得眉清目秀。面白鬚黃。身材短小。氣度沈靜。年紀已在五十開外。主人見我站起。急忙叫我坐下。便道。貴客降臨。光輝敝宅。請問貴客尊姓大名。我便

答道。小可姓屈。賤名恩司。請問老丈尊。說猶未了。那主人便道。老漢姓孔。名義門。我道。冒昧請見。望乞恕罪。今請陳明來意。貴處山上有屋一所。風景極佳。義門接口道。不錯。這屋如今却成了談論家的材料。屢次有人來問及老漢。那屋主人是誰。但是近邊。竟沒有一人知道那主人的名姓。豈不是件奇事。老漢閒常無事。也狠留心那屋內舉動。先生問及老漢。也算問得其人了。老漢因爲這身子多病。最愛的是山居靜養。一年裡頭出門的日子。狠少。終日只坐在這窗畔。眺望遠景。所以那怪屋的情形。老漢比別人多知道些。不妨說給貴客聽聽。我聽了這話。暗暗歡喜。常言道。只有閒人。好管閒事。這位義門老丈。大約就是這種人了。義門又接着說道。這屋名石泉室。寓內的主人。是個長漢。一月之前。纔遷移到此。這屋空着多時。有人說裏面出有鬼魔。這也不過是荒唐之語罷了。這屋的主人。帶來的什物。除幾件椅桌之外。

沒有什麼了。這主人並不寓在屋內。老漢胡猜他定是將這所空屋做個辦公之地。他並非天天來此。有時自朝至暮，不離這屋。但是難得的。據郵差說。這人從無信件。與人往來。但每日却看報紙一張。與老漢所看的。同是新聞日報。我牢記這事。這報定是那般秘密會黨將他做機關的。義門又說道。第一次來訪老漢的客人。是個年輕長漢。以後時常有人來訪。也有男客。也有女客。總是不問那長漢住在哪裡。就問石泉室在何處。但是這般人。沒有一個肯道真名的。屈先生。這豈不是怪事麼。昨日來的人。比往常更多。早晨送來一箱。上寫道切勿重放。包紮甚固。大約是磁器等類。屋內的主人。幫助扛夫搬運上樓。後聽扛夫等說。屋內污穢不堪。到了下午。初次來訪石泉室的。那個長漢。又上山去。昨日老漢坐在這裡。一直到晚。並未見那漢下山。大約出去時。已在夜間。我聽了他的話。句句牢記在心。義門又道。昨夜老漢睡時。

忽聞遠遠的車聲上山來。老漢怪其深夜來此，便又整衣而起，伏在窗前細望。只見內坐男客兩人，彼等既至那屋，不多時，便下山去了。那車來去甚速，但還不及今日早晨。這車來回更速哩。那時老漢還未出臥室，打那窗裡望見這車，却不知道乘車的是甚麼樣人。我思這兩車的情形，我却比義門曉得的更詳細。所以我也不去細問。我又問義門道：昨日可另有別人到那屋裡去麼？他答道：沒有。又沈吟了半晌，忽然自言道：唉，我的記性怎的却如此壞呢！便又向我說道：屈先生有有，下午日落時，有兩個女子，一老一少，面上都蒙着黑紗的，我聽了義門先生這句話，陡然變色。

第六回 疑團莫釋

幸虧義門倒不曾留心我。我想昨夜未見的那兩位女客，定與山上這件案子有關係的。就義門告訴我的話推想起來，除我來過山上兩次，其餘來的

人。定是鎖在屍旁那人。以及那兩個女客了。S那人想就是那兩個帶黑網的女子中間的一個了。我曾聽人說秘密會中。往往有女子入會的。但彼等既在會中。何必又來定期約我呢。如果不是S。又不是會中的人。那死屍身傍的人。是誰鎖的呀。我此時心亂如麻。毫無頭緒。便又問義門道。敢問老丈。石泉室的主人。昨日可是一日未曾離開那屋麼。義門答道。是的。昨日早晨。老漢見他衣冠楚楚的入了那屋。到晚不見他出去。大約如今還在屋內哩。我一面聽。一面暗忖道。那主人既是衣服新鮮。爲甚那屋內的死屍。却衣服破敗呢。我便問他道。那主人可是時常更換衣服麼。他答道。是老漢疑他故意喬裝。因爲他的衣服。忽而新鮮的像公子一般。忽而齷齪的像工人一般。不但衣服不同。連鬚鬢都要改變。忽而有了。忽而沒了。我聽了這話。又按電話推測。電話中所說的他。定是那屋的主人。又定是私會會員之一。只因有

犯會規。怕同黨中人。置之死地。所以時常改裝。好遮人的耳目。那間空屋。定是他更換服飾的所在。或者他本是良家子弟。一時糊塗。誤入私黨。如今知道其中的危險。却自懊悔。所以要脫身私會。改裝滅跡。我所想的大約有幾分切題的。方纔李偵探斷那死屍是落水淹死。但既是淹死。爲甚屍身又在屋內呢。爲甚又與人合綁呢。一定李偵探要獨辦此案。不願我分他的功勞。他說電話事與女客拜訪事。都與此案無關。安知不是同行嫉妬。故意說謊呢。難道他探出這案的細情。比我還多嗎。我又怕那李偵探也到這里來訪問。談及我已來過。彼此很多不便。所以我說了個假名屈恩司。我又想起李偵探當我在那屋內查看的時候。明明從死屍身上摸出一個紙捲。在那裡看着出神。見我回頭看時。便急忙納入袋裡。這却爲何呢。我與義門又閒談了少時。便告辭而出。又到左近人家。訪問一番。却都說不知道。我便回到倫

敦時猶很早。順便到迦靈家中。迦靈見了我。便嬌滴滴的說道。你來了呀。昨夜爲甚失約呀。面上雖有笑容。但非出於自然。我便滿腹懷疑。那兩個戴黑網的女子。據義門說。老者身矮。少者略長。確與迦靈母女身材相合。我疑迦靈。雖是過分。但亦非無因。我的來意。乃是要問迦靈昨夜的黑影是誰。非爲別故。不過要推斷那黑影是否與此案有關。如那空屋內的死屍。端的照李偵探所說。是落水身死。那戴黑網的兩個女子。端的是迦靈母女。這般推解。迦靈母女也未嘗作惡犯法了。我見迦靈問我。連忙答道。我因有事。所以失約。且我終夜忙碌。迦靈問道。終夜欲說又止。我道。卿因爲我說了終夜。所以詫異麼。迦靈道。妾所以詫異者。因君終夜辦公。乃是不常有之事。可是要緊公事麼。我道。事極要緊。令人心裡煩悶得狠。迦靈連忙問道。令君煩悶麼。豈是公事有什麼危險呀。我道。卿何以能想到危險一層。迦靈緩聲答道。如沒

有危險。何致令君煩悶呢。我聽了他的話。心上有些不快。好像他已經曉得。我現在的情形了。偶一舉目。忽見桌上也放著新聞日報一張。迦靈素來不看這報。今日爲甚也看起來。難道今日偶然買的麼。迦靈默默半晌。問我道。君終夜辦事。如今覺得倦麼。我道。迦靈。我真倦極了。我如今除了這件事的煩惱。還有他事要問你哩。迦靈面色登時一變。便問道。什麼事。我從容說道。昨夜二點鐘的光景。令堂還同着一個男子在這屋裡。那男子是誰呢。迦靈驚問道。君說終夜做事。爲甚又知道這事呢。我答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這句話你也懂得。難道好瞞我嗎。迦靈聽了我的話。仰靠椅上身子發抖。那如花之貌。更覺斌媚。我那時也自悔失言。便立起身來。道。卿不願我知道這事麼。一面說。一面取帽。假做要走的模樣。迦靈道。君勿傻。請少坐。妾母有一遠戚。久未會面。昨日路過倫敦。來到妾家。妾母留他晚餐。因要乘今晨早

車至蘇格蘭。所以在妾家過夜的。今晨僕等未起。他已走了。君問的男子。就是這人。妾不知君何以得知呢。此時他的面上。雖帶着笑容。但總露出勉強的樣子。恐怕他在那裡說謊哩。但我不願逼他說出秘事。以傷兩人的愛情。坐了少時。便告辭而出。也未見他的母親。便一徑走到警察總局。取出李偵探的名片。交給門前的一個警察。他便領我到一間小屋。只見李偵探坐在裡面。我便問道。你查出了麼。李偵探道。容我告你。你查出的死屍。係秘密會員之一。不幸落水身死。自盡與否。不得而知。但同會會員。必盡保護之責。因恐他身邊帶有暗記。被人查出私會的事來。這是時常有的。他們撈獲死屍後。便移在那山上空屋之中。這屋大約是會友租了。行秘事的。那日又在料理秘事。不幸被局外之人。入內看見。怕他到外聲張。所以將他捉住。至於爲甚要縛在屍傍呢。大約因爲這屋內。沒有可縛的地方。那手拷。雖是和官

家用的一般。其實却並不是官家之物。會員料理妥當。便棄屋而逃。屋內亦沒甚貴重東西。原是不足戀惜的。我不等他說完。急忙說道。你說錯了。說錯了。我因爲在義門處。已探出屋內的舉動。所以不致被他欺瞞。第一鎖在屍身的那人。前曾到過那石泉室的。況且那溺死移屍兩層。又不能十分憑信。但是他的話。也有幾句合着道理。莫非他已查得甚麼要証麼。但我總疑他故意引人入迷。或者有所隱瞞。我所以問他道。你看見新聞日報的告白麼。李偵探答道。我看見了。乃是令那車夫到某律師處。領取錢資。我便問他。曾否查明此事。他道我已見過報館告白房的經理人。據說這告白。是深夜送來登的。是時報已將印。本不願收。爭奈那人苦求。同時又有一人。送入下面的那條告白。所以不得已便收了。我想第二條告白。乃R所登。警察告S。及其餘諸人的。這條告白的關係。與第一條無甚差別。我問道。第一次來登告

白的。是甚麼樣人。你問麼。他答道。這真是件怪事。經理人說。乃是車夫送來的。我驚問道。甚樣的車夫。他道。身高年輕。頭戴尖帽。我道。果然不出我料。他未到家以前。已另換一車了。李偵探道。與你同往意靈的那客。想是個極笨的漢子。他恐怕第一車的車夫。說出他的秘事。所以想尋回他。送他些銀錢。叫他不要在外聲張。他却忘記那第二車車夫。送告白去的。也要洩他的住址。這種淺事。他却不能料及。真愚哉。我今要查得送登告白的車夫是誰。已差人四處去探了。我道。或者第二車車夫。他也曾給資。叫他不要聲張哩。李偵探道。我也怕他如此。我又問道。律師處你去過沒有。李偵探道。去是去過。爭奈那律師狡猾得狠。總不肯露出一些口氣。我已賄通他的書記。問他會有車夫來過麼。他說沒有。我也不敢信他爲真。到後來。那書記另把一件事。告訴我道。昨夜因爲有要事。在公事房辦公很久。夜中十點半鐘時。忽有兩

女子來見律師。說是從友人處聞得律師大名。偶經窗前。見有燈光。以爲律師在內。所以進來的。後告他律師不在。兩女子便不歡而去。我問兩女子是那樣子。李偵探道。就是你所說的那兩個面戴黑網的一老一少。那書記看的甚爲詳細。我聽了這話。沉思道。這兩個女子。又到意靈石泉室。又到我的辦事所。又到律師處。爲何處處有他二人的踪跡呀。想是先到我處。見我不在。然後又到律師處。律師難道也明白這件案子麼。因此推知。這兩個戴黑面網的女子。並不是迦靈母女。迦靈家係律師的老主顧。果是迦靈。那書記豈有不認識的道理。我心中纔覺得稍安。此時一個警兵進來。問李偵探道。外人有人請會。李偵探出去。少時復回。轉意頗自得。說道。巧極巧極。我夥已查得第二車車夫是誰。我等可知這告白從何而來了。據這車夫說。昨夜他正在緩轡而行。忽路旁屋內。走出一個少年。身上衣服。却和你昨夜所見的

那客不同。命他停車。給了他些銀錢。叫他送張字條。去登報。我問屋在何處。李偵探說。是梅達莊。李偵探低聲說出這三個字。全不在意。但我聽了。宛如針刺梅達莊。却是迦靈的寓處。事何不巧。偏又撞到梅達莊呢。幸虧李偵探只爲查出這事。洋洋自得。倒不曾留心我。但他既說將案全交與本地警察辦理。爲甚又如此留心這些事呢。聽他前後所說的話。都是隨口亂道。假意周旋。全無一句實話。總而言之。只不願我干預這案。讓他一人獨斷獨行。邀名圖功罷了。我想他能得此案的頭緒。定從死屍身邊的紙捲。推想出來的。但他却要瞞我不告。所以我也將義門的話瞞着他。義門的話。雖屬緊要。但仍不能令我因此破案。我也不願與李偵探多談。現在我要專心去查訪的。第一要緊。是近來可有女子走失。若能查得合電話的女子。再查他末次。在何處被人看見。因此便可推出。那操電話的人。寓在何處了。此節却是最要

的關鍵。因爲那操電話的。定是私會會長。或是會中有權勢的人。空屋慘劇。或者就是此人主持。也未可知。辦妥此事。然後再去探問迦靈。究竟這案。與他有無牽涉。如果有關。日後全案發布。與我也有不便。與我同到意靈的那個客人。可以決定他和這案有關係的。他似乎也知我和迦靈的交情。但他辦事不周。令我得知他的住址所在。他與我分手後。大約夜半兩點鐘。可到梅達莊。我到梅達莊。看見人影時。纔兩點稍過。推想此時。那客必仍躲在迦靈家中。如今只有兩條辦法。

(一) 查那遺失女子。

(二) 查出迦靈。不願我知的秘事。並那向替迦靈家辦事的律師考克司。是否受迦靈家之託。登諸告白。

我又。想。要。從。律。師。口。中。探。出。秘。情。却。像。從。老。虎。口。中。去。拔。牙。一。般。還。不。如。探。

問迦靈。可以稍易。我此時。既在警察總局。何不即將第一層先辦了。乃問近來可有女子遺失。來報局找尋的人。沒有那個管理失冊的。便將失冊遞給我。我看。我立刻將那近來所失的女子名單抄下。抄罷。要走。覺得有人在我肩上一拍。

第七回 研究失單

回過頭來。見是李偵探。他問我道。毛兄。你如今意欲何爲。我答道。上窮碧落下極黃泉。定須將此案辦個水落石出。李偵探道。好友。你怎的這般呆呀。此案也不干你事。我看你還是不問的好。況且你也未必能破這案。咧。我見他當面嘲笑。我便忍不住道。我倒不像你這樣的鬼鬼崇崇。我也不願來分你的功。請你放心。如今各幹各的。看誰的手段高妙。我立誓要破這案。並須查出你爲甚不願我干預這事的緣故哩。李偵探聽了我的話。口中嚙齶。不知

說些甚麼。我便改口道。李兄。想你也未必爲着同行嫉妬的緣故。我這種少閱歷的。原是本不足道的。像老兄破獲法羅假票案。早已著名。……李偵探神色忽然一變。急忙問道。法羅假票案。你也知道麼。我笑了一笑。也不回答。便與他握手而別。我一路想着李偵探。爲甚我道及那假票案三字。他登時變色呢。豈是此次山上的命案。和那假票案。也有關係麼。若果如此。此案頭緒。却更煩了。我此時腹中覺着很餓。便在路邊飯館裡隨處吃了一餐。餐罷。便到鳳池街辦事所。看我的同事路德。想向他告假數日。好去專心辦理這案。因爲我和路德共事。不過數月。彼此又不十分知己。所以我不願將這事告訴他。但他不常辦事。今聽得我要告假。他一定不快活的。我心裡想着。兩隻腳已走到了辦事所。見路德不在。又見桌上紙張散亂。抽屜都半開半關。纔曉得他已經來過。忽然又見桌上有字條一張。係路德筆跡。上寫道。

愧不能與足下共晨夕。今有意外之事。突然而至。將離倫敦。遍遊天下。未知何日始能重聚。祈我故人。好自珍攝。臨別匆遽。恕不多言。草此敬奉。

毛登足下 惠覽

弟『R』頓首謹啟

再啟者。此事祈足下萬勿多言。

我起初讀完那個字條。倒並不在意。及讀到後面添上的那句。却有些驚訝。路德。難道也知道這案麼。我又想起車中那客警告我的話。路德也知道我如今要辦這疑案麼。我又見他所簽的名係『R』。與往常不同。從前他總簽『A.R.』乃是艾富路德的縮音。今日爲甚只簽一『R』呢。猛然想起報上所登的謹告『S』那條告白。下面也是『R』出名。這樣看來。我的同事。却就是登那告白的人了。大約他也是一個私會會員。知道我如今正在查辦秘密會的事。所以先登告白。警告他的同會會員。好準備一切。嚶呀呀。這樣說起

來。我把私會中人當做同事。真是養虎傷身哩。我想路德的逃走。原是胆怯的緣故。但其餘的會員。未必同他一樣。若是也因畏罪盡數逃走。我的性命倒沒有什麼危險了。但我又不敢以此自寬。石泉室的主人。想必也是一個會員。因要宣布會中秘密。故派『S』去殺了他。滅他的口。今着路德登的告白。其意也說我將不利于彼等。安知彼等不把待那石泉室主人的法子來暗算我呢。想到這裡。我不難把我所查出的。盡數丟去。好保全我的生命。爭奈我那所愛的迦靈。似乎與這案有些牽涉。我斷不忍聽我愛妻陷於這等地。地位。況且一個人存了怕死的念頭。那一件事好做呢。所以我決意辦理此案。我在辦事所坐了片時。剛要出門。門前有叫賣晚報的。我買了一張。見那報的前半頁。却有意靈空屋慘事駭聞幾個大字。要緊之處。字跡更大。今我不暇細述。第一段不過說些意靈警察查獲死屍的事。下段略有議論道。

此屋向著惡名。近有不知名姓之怪漢寓內。犯罪者必此人也。

我看到此地。心上不禁有些詫異。石泉室的主人確已被害。爲甚報上說他是犯罪的人呢。或者訪事人探聽得不明白嗎。再往下看。只見上面說道。死屍面目模糊。慘不忍觀。因何而死。死已幾時。今尙未知。已定於明日驗屍。醫生檢視後。當可得其致死之實在情形。本館聞其鄰人義門言。頗有可采。偵探以爲死者卽屋之主人。據鄰人言。謂死者並非主人。不過身段稍似耳。彼此相居雖近。然從未見此死者曾出入此屋。義君並謂今晨尙見屋之主人。在左近散步。警察亦謂主人必知是事。故已派人四處捕拿。究爲罪犯與否。彼警察今猶不敢臆斷。

據義門說死者並非石泉室的主人。且從來未曾見過。這是個甚麼人呢。義門所說的話。定不虛假。我前以爲死者是石泉室的主人。真錯極了。我昨日

並未回到私廬。今日却不能不回去一踰。便離了辦事所。一直奔回私廬來。到了之後。立刻取出遺失女子的名單來研究。因爲此案離奇得很。所以我從根本下手。那時常啼哭的女子。定是拘禁在秘密會會長的屋內。我想此女大約是被彼等拐騙去的。若他也是私會會員。爲甚要將他拘禁呢。我算他也是會員。洩漏會中的秘事。彼等會黨何不將他置之死地。爲甚要監禁他呢。咳。我這樣的苦思。力索。也不過爲著迦靈罷了。我一面想。一面便將名單細看。只見單上

第一。 哈克寡婦聾且啞。……

斷不是這人。聾啞之人。怎能啼哭呢。再看

第二。 卜布。已婚。寓克來旅館路九百四十號。身衣黑衣。耳戴黑玉環。

前有人在哈黑生路見之。……

所寓之處。與此案毫無關係。大約不是這人。再看

第三。顧來德。年十三。……

年紀過輕。一定不是。再看

第四。意餐里有殘疾。……

不是。不是。私會中人。爲甚要拘禁這殘疾之人。再看

第五。奧司年二十二歲。衣服華麗。禮拜一與未婚夫同出。兩人具不

見。……

此層却又不像。彼等大約爲著秘事私奔。便看第六。心上忽喜。彷彿合這事的。

第六。薛四姑。二十九歲。寓麗錦公園路美司白弄。禮拜二出門。告其母謂出門散步。有友人見渠於培克路車站。購二等客票至意靈。據意

靈車站中人云。下車時。有長漢迎之。兩人似頗情好。其母則謂車站人所說女子形狀。極爲符合。惟從未聞其女有男友云。數點鐘後。有人見此男偕女至大西車站。男爲女購回倫頭等客票。遂別。此後消息茫然。無人知之。

倘我不先看了報上所登的一切。如今看了這報失冊。定將薛四姑當電話所說的『S』那人。因爲來迎他的是個長漢。定是石泉室的主人。如果照報館所說。死屍並不是那主人。却是外來的客。這樣說來。這女子倒與此案無涉了。爲甚又失去呢。如今雖是查得此女是誰。但仍舊是個疑團。我又推測一番。薛四姑和石泉室的主人定婚的時候。必不知道他是秘密會的會員。到後來纔曉得的。既然曉得了。那同黨的會員。却怕那女子去洩漏他們的秘事。所以將他誘去。閉在一間屋內。但那女子如果到過山頂。怎能逃過義

門的眼呢。或者他就是戴黑面網的一個女子麼。我想他定在到倫敦之後。未到家之前。被人騙去的。他所拘禁的地方。定在會長那里。倫敦却是熱鬧所在。況且天猶未晚。光天化日之下。那裡來的凶徒。胆敢拐騙女子。真是怪事。

第八回 案中有案

我昨夜一夜未睡。今日又忙碌了一日。此刻覺着身子疲倦得很。就把我所推測的。寫在紙上。寫罷。便睡。一夜無話。明早起身後。我覺得昨晚查出那個遺失女子。很有些益處。但那女子究竟拘禁在何處。又戴黑網的兩個女子。也不知道彼等住在何處。我去探問誰呢。迦靈或者曉得其中的細情。但他不肯說出。我也不好去逼着他。字偵探又和我有了意見了。只有義門倒肯備細告我。但他也不過就眼見的情形說說罷了。那些緊要地方。他又不去

做偵探。那能懂得呢。前日那個死屍。如果照李偵探所說確是淹死。那情節更要離奇了。不要管他。我如今先去維多利亞街路德的寓處。看他是否已經逃走。然後再去訪李偵探。想畢。一逕走到路德寓處。管門的人對我說。昨日午後。主人帶着個小箱出門去了。只說是出外游玩幾天。那去的所在。他却不會告我。我聽了便折回到北堂路來訪李偵探。我一進門。見他面上像是很疲倦的樣子。想一定是辦理這案過於勞心的緣故。彼此寒暄數語。我便問他道。昨日早晨。載我等到意靈去的那個車夫。已找着了沒有。他緩緩的答道。查是查着了。我急問道。既查着了。你如何盤問他。李偵探瞅了我一眼。纔回答道。我責他爲什麼不候我們。私自逃走。他說那時屋內走出來一個人。急奔車內命他速走。他認是我們裡頭的一個。又想公事不能耽誤。所以加上一鞭急奔而去的。我問車至何處纔停呢。李偵探覺得有些討厭我。

說道。請你記著。以後不要再談這事罷。這件事本地警察自會辦理。況此中並沒有甚麼大罪犯。老兄何必如此多事呢。我便與他辯白道。法律上何嘗把命案當做小事呀。李偵探道。你既問我兩次。我答你便了。第三問。恕不再答。那漢坐在車內。剛到奧克司街帽店門前。忽叫車夫停車。他原是不戴帽子的。便走進帽店。買了一頂棕色毡帽。跑出店門。又買了一張新聞報。我問那報何名。李偵探道。你真詳細極了。我也索性告訴你罷。這報叫新聞日報。我便尋思道。這報銷路甚小。爲甚那漢也買這個看呢。哦。那漢也是一定個秘密會員無疑的了。李偵探又道。那漢買了報後。又上車。命車夫向培克路車站而行。到了車站。付了車資。那漢便走進車站。這時車夫纔知道車中的人。也不是你。也不是我。但他只要取得車資。那管是張是李呢。你常怪我不深究這案。但你的疑團。却很容易解的。如今我先把意靈警察局要報告的

事告訴你罷。空屋的死屍已經淹死多日。面上的傷痕。是死後纔加的。所以石泉室主人所犯的罪。不過毀爛死者面目罷了。死屍係從蘆塢公園鎮屍場偷來的。託派克運送公司送到石泉室。據公司裡的人說。有不知名姓的兩個男子。送來一個大箱。封緘甚固。說是化學器具。當時公司即用貨車裝派人送去。到了之後。石泉室的主人。便幫同扛夫搬到樓上。這是我到意靈前。一天早晨的事。意靈警察局既是查見這案。自能將此事辦妥。彼等必去查明爲甚要偷死屍。爲甚要毀爛死屍的面目。還要查出石泉室的主人。如今逃往何處。這些都是分內的事。怎有不辦的道理。我便問道。這事如今看來。很易了。結確麼。你却不要說謊呢。李偵探冷笑。道。你說如何。就如何。便了。你看了今天的晚報。便知我的話不錯了。但有一件事情。我倒要關照你。驗屍之時。不必到場。刑官之意。就是有了證人。若是無實在的證據。也不信。

的。我動怒說道。你的話是什麼意思呢。李偵探道。毛兄。就算你所說的甚爲確實。我看稍明事理的人。定不信你。因你不能呈明實在證據。證你前夜會到過意靈。我曾知道你的話却是的確。但是別人是斷不肯信的。我道。難道刑官及聽審官要疑心我的話麼。難道彼等要說毀爛死屍面目的就是我麼。李偵探道。不要動怒。我所說的話。不過就我一人的意見罷了。你的品行。我豈有不知道的。但刑官往往疑心過甚。所以有時所下的斷語。難免錯悞。我今日向你解說這案。甚爲詳細。我也總算對得住你了。你也可以稱心了。如今請你答應我一件事情。請你將這事。聽那意靈警察局辦理。再不必插手多事。我以後也要不去干預這事。我所以屢次求你如此的緣故。並非爲著別事。不過不願意這案上。激動輿論。這却是總局的一點苦心。你的意思如何呀。我聽他這番話。心上著實不服。這人的處心積慮。真令人不得而知。

我想我前番提及法羅假票案。他似乎狠爲驚慌。前後兩案。好像都有關係。我便說道。你屢次叫我不必干預這事。又不能說出所以然之故。這案究竟與法羅假票案。有甚關係呢。他聽了這話。兩眼直瞪著。望我面色。好像死灰一般。顫聲說道。毛毛。兄。你。你。怎麼說說這種話呢。我見他這個樣子。也不回答。便別了李偵探。雇了一輛馬車。趕到意靈。要去探探消息。我坐在車中。一路抱著驚嚇。想那法羅假票案。還是二年前的事哩。難道到了現在。餘火還未熄麼。這案的罪人是勃老萬華。因爲冒那貴爵法羅的名字。騙用鉅款。後由李偵探和罪犯的堂弟開文萬華發露。並尋獲勃老冒名的紙據。就判定把勃老監禁起來。這案子原是李偵探一人出力的。所以聲名遠布。從表面看起來。這案似與今案。毫沒有什麼關係。何以看那李偵探的神情。似乎深怕我說起呢。如今這案的頭緒稍露。果如李偵探所說並非命案。我却歡

喜非常。因爲從此迦靈一邊可以放心了。但我。想。蘆。塢。公。園。池。裡。淹。死。的。爲。甚。要。偷。送。至。石。泉。室。呢。死。屍。的。面。目。爲。甚。要。毀。爛。呢。那。秘。密。會。中。的。人。都。是。不。怕。天。理。不。怕。王。法。的。不。知。要。做。出。怎。樣。的。要。事。來。唉。很。有。幾。個。良。民。也。誤。入。他。們。會。裡。後。悔。不。及。的。我。同。事。路。德。這。樣。端。正。却。也。在。會。又。安。知。迦。靈。不。是。會。員。呢。又。安。知。李。格。來。也。是。會。員。呢。那。時。馬。車。已。到。了。意。靈。我。便。走。下。來。去。見。義。門。義。門。對。我。說。道。自。案。出。後。哄。動。許。多。人。來。到。此。間。老。漢。伏。在。窗。前。只。見。來。的。人。絡。繹。不。絕。相。隔。不。過。一。日。光。景。大。不。相。同。了。老。漢。最。詫。異。的。是。石。泉。室。的。主。人。在。先。生。到。此。前。一。日。時。刻。躲。在。路。邊。探。頭。探。腦。的。張。望。我。那。日。昏。亂。把。這。件。事。情。未。曾。告。訴。先。生。先。生。去。後。偵。探。隨。後。即。到。來。查。那。空。屋。的。凶。案。老。漢。也。盡。情。告。訴。了。他。那。警。察。長。風。聲。所。播。遠。近。的。報。館。訪。事。人。以。及。一。班。好。事。之。徒。都。來。看。那。死。屍。義。門。說。到。這。裡。我。便。插。嘴。道。來。探。問。老。丈。

的人。怕倒也不少的。義門道。到我這裡來的人還有數幾個哩。最詫異的是一個美貌的女子。進來兜頭問我道。究竟這屋內是什麼案件。老漢隨口答道。是一件謀殺案。他聽了這話。幾乎暈倒。坐了片刻。忽忽辭別。便把一盛名片的銀匣忘記下了。我日後要寫信寄還他的。一面說。一面從袋內摸出那個銀匣在那裏細看。我問他那女是甚麼名氏。義門便取了那匣內的名片。高聲讀道。迦靈斯賓塞爾氏。寓梅達莊第四號。我聽了義門讀出迦靈兩個字。猶如冷水澆心。迦靈爲甚也。到這裡來呢。豈是我昨日見過他後。就到此處。他又爲甚聽是謀殺案。便要暈倒呢。我從前還望他與這案無關。今聽了義門的話。並有片匣作證。從前的希望都成了水上的浮泡。噯呀。好不煩悶煞人。我便向義門說道。這片匣是我女友的物件。我可以替你代還的。義門就遞給我收了。我別了義門之後。心亂如麻。尋思道。私會中的「S」直至今

日毫無消息。遺落的手帕。却被我拾得。究竟他是誰呢。或者李偵探知我在空屋內放走那人。就是他麼。我記得義門告訴我。說是除了兩個女子那日到過石泉室外。還有一個年輕之人。大約就是縛在死屍身邊的那人了。但是。縛他的又是誰呢。想是石泉室的主人。因為『S』並非凶手。却是會中傳信息的人。所以設法將他昏倒。縛在偷來的死屍身旁。但我如今查辦這案。却從何下手呢。前夜我等放了『S』。乘了我等的車逃走。停車處。在培克路。後來不知他又逃向何處。但他既是私會派出來的人。他定把所遇見的一切。去報告會中人了。這般推想。他所去的地方。便是私會會長所在了。薛四姑大約也在那裡。剛纔李偵探說那死屍從蘆塢公園鎮偷來的。這鎮甚小。又不著名。爲甚彼等知道那裡有淹死的死屍。前去偷呢。這定是那個鎮上有他們同黨的人。住在那裡。凡要到蘆塢公園鎮去的。定須從培克路

車站上車。『S』從意靈逃走後。一直便到培克車站。定是到私會前去報告一切。我便自信私會的會長。定能在蘆塢公園鎮一帶尋獲。我就趕緊找着一片飯館。吃了一頓飯。決意到蘆塢公園鎮去走一遭。

第九回 夜入險境

因蘆塢公園鎮雖離倫敦不遠。我到了培克路車站之後。見時候還早。便又到意司頓路買了一枝手鎗。放在胸前。若是我到了那裡。萬一有些危險。也好靠這手鎗做個護身符。等到車子到了蘆塢公園鎮。已五點多鐘了。是時正在冬令。鄉村寂靜。滿目蕭條。只見一輪紅日。低墜樹梢。那風景却比城市中別饒一種雅趣。我便尋思道。『S』那人究竟不知在這裡麼。天已垂晚。我下了火車。信步走去。一則可以看看鄉景。一則指望遇見一兩個人。可以和他扳談扳談。不想越走越黑。到了此時。纔分出城市鄉野的好歹。若在倫敦。

就是深夜行路。也很便當。如今此處天剛日落。已異常的黑暗了。路燈雖有。那光不及數尺。來往的人。辨不出面貌。走了一段。只見前面有屋一所。門前有燈一盞。上前一看。恰似電話室。便又向前走了幾步。遠遠的望見前面有所大屋。燈火點得很覺輝煌。知道是個旅館。我就急急的跑到那裡。見有酒室一間。售賣酒品。已先有幾個人在那裡沽飲。談天說地。指東畫西。甚是高興。我正想從這些地方尋討消息。便進去佔了一個坐位。喊拿酒來。留心一聽。果然四座所談的。就是那偷屍一事。我細察座中諸人。可有什麼形跡可疑的否。但一個個面貌很爲誠實。都像土著模樣。內中有個老人道。勿怕勿怕。這裡鄉間斷沒有偷屍的人。老漢猜想。這定是倫敦下流人做的。又有一個人拍着桌子道。自然不是我們鄉裡人做的。我想這般惡賊。定是先推卜安落水。然後再將死屍偷去的。又有一肥漢道。錯了。錯了。卜安素來貪這杯

中物。或者那日飲的過醉。失足落水。也未可知。照他平日這樣的不安分。我早料到有今日的。他們只顧談。我只顧聽。忽然室門呀的一聲。走進一個人來。我就燈光一看。原來不是別人。却就是我和李偵探在空屋內放走的那個。『S』我急忙付了酒鈔。別轉了頭。不被『S』看見。退出室外。不料走得太急。將出門時。却巧和一個人撞個滿懷。連聲道。歉。這時『S』大約定見我。面我出門後。隔窗望見『S』面上。似乎露出驚慌的樣子。那時雨細如絲。路黑如漆。不辨東西。我本想伏在牆邊隱處。等『S』出來。又想如今追蹤『S』定無什麼益處。『S』既曉得我到此。定然防備。豈肯聽人跟在他的後面。到那私會去的呢。我躊躇了半晌。苦無善策。忽然眉頭一繃。計上心來。我何不到那電話室去查問。這鎮上是那幾家用電話的。若是私會果在這個鎮上。却不難尋獲。因為這種鄉僻地方用電話的人家。是有數的。定能查出那私會

所在。我便折回電話室。給了那接電人一個銀幣。問他鎮上共有幾家用電話。他便取出那名冊遞給我。只見共有六家。第一是花園園主。第二是雜貨鋪。第三是極富寡婦某某。第五是警察局。第六是德來格醫生。厲蜂廬。我問蜂廬在鎮上何處。接電人說在鎮外卜安淹死的那條大河旁邊。有所極大平房便是。那主人生得甚爲活潑。家道小康。尙未娶親。尊客要去訪他麼。他是難得出門的。我想德來格定是私會的會長。若是我在這幾點鐘內。盡力辦理此事。或者就此能破案。只要查出薛四姑端的住在那裡。其餘的事。都可迎刃而解了。我出了電話室。依那接電人所指的路走去。是夜星月無光。路上行人寥寥。無幾冷風淒淒。令人胆寒。便想那蜂廬所在。這樣僻靜。那犯法的事。自然放膽可以做的。又有那深闊之河。極易消滅他的惡跡咧。我一頭走。一頭摸著那胸前的手鎗。便壯胆向前直行。少頃。我因爲不知時

光。便將。自來火。擦着。照着。我的。時。錶。忽覺。背後。有。脚步。聲。音。似。乎。有。個人。跟。在。後面。我。急忙。向前。走了。幾。步。留心。細。聽。背後。那。人也。緊緊。相。追。我。快。他。也。快。我。慢。他。也。慢。天色。太。黑。回頭。細。望。却。看。不。出。個人。影。再。走。幾。步。來。到。一個。轉。灣。之。處。我。便。伏。在。路。邊。想。讓。背。後。的。那。人。先。行。走。過。伏。了。半。晌。却。不。見。個。動。靜。遠。遠。望。見。前。面。果。然。有。所。極。大。的。平。房。相。去。還。有。幾。百。碼。路。屋。內。並。無。燈。火。只。在。牆。外。有。幾。盞。路。燈。所。以。能。覈。看。清。我。不。知。到。那。蜂。廬。走。那。條。路。最。近。便。想。不。如。仍。舊。伏。在。這。裡。稍。待。片。刻。再。作。道。理。那。脚。步。聲。音。半。晌。不。聞。不。要。是。那。人。也。伏。在。一。個。隱。處。嗎。忽。聞。遠。遠。步。聲。又。起。髣。髴。向。我。伏。處。走。來。只。覺。越。走。越。近。我。想。謹。慎。點。好。路。邊。却。有。條。小。溝。我。也。不。管。是。乾。是。濕。便。去。伏。在。裡。面。原。來。是。條。濕。溝。只。弄。得。我。渾。身。泥。污。我。屏。氣。息。聲。不。敢。稍。動。那。人。走。過。時。只。見。是。身。材。合。中。之。人。急。忙。忙。向。前。直。走。我。便。從。溝。內。爬。起。跟。著。他。走。

少頃又轉一灣路燈半明半暗蜂廬外有花園圍繞園外有籬只見那人走到籬邊推門入內我也隨後跟入但我很不願被他看見便沿着籬邊樹叢走去只見那人走了纔未多遠樹後忽然閃出個黑影只聽得阿呀一聲旋又聽得重物擊人聲人倒地聲求救聲風聲雨聲樹聲腳步聲一時並作時正夜靜地更僻野所以格外聽得清楚我那時又喜又懼又疑喜的是那人所遭的本是那般惡徒準備來待我的因爲那人先走便先替我受了懼的是身臨危境安知那人的命運不就是我的命運疑的是那人聲音很熟怎麼却像倫敦總局的李偵探呢李偵探所以來此大約和我一樣的意思如今他却遭此惡變鬼死狐悲我不禁深爲嘆息正在驚慌只見那個黑影逡巡走進樹叢再望不見蹤影看那黑影的舉動明明像那『S』大約剛纔先跟著我走的就是『S』後來我伏在路邊『S』便從小路到蜂廬拿着凶器

躲。在。這。裡。以。便。我。來。時。趁。我。不。備。把。我。擊。倒。那。知。李。偵。探。也。同。時。來。此。我。以。爲。他。就。是。跟。我。的。那。人。因。此。我。便。跟。着。他。走。若。不。是。他。替。我。領。路。恐。怕。我。已。做。現。在。的。李。偵。探。了。但。看。李。偵。探。行。路。很。快。毫。無。畏。縮。難。道。他。也。是。個。會。員。麼。我。正。要。上。前。辨。認。那。屍。究。竟。是。否。李。偵。探。忽。然。隔。樹。脚。步。聲。囊。囊。而。來。語。聲。細。雜。像。有。兩。三。個。人。同。來。的。我。定。神。一。望。只。見。彼。等。拿。着。一。盞。紅。燈。向。那。倒。着。的。人。走。來。相。離。不。過。數。碼。就。燈。光。所。及。細。看。那。倒。地。的。果。然。是。李。偵。探。我。想。我。能。看。見。他。們。他。們。或。者。也。能。看。見。我。便。去。伏。在。牆。角。的。隱。處。只。見。燈。光。漸。近。爲。首。提。燈。的。却。是。個。長。漢。面。黑。有。鬚。後。面。跟。的。兩。人。一。個。是。『S』一。個。因。爲。背。向。着。我。辨。不。出。他。的。面。貌。看。他。的。身。材。舉。動。似。乎。也。在。那。裡。曾。見。過。的。三。個。人。走。到。屍。旁。站。定。照。看。我。細。心。注。看。『S』面。上。似。乎。驚。訝。那。倒。地。的。並。不。是。他。要。擊。的。人。只。見。『S』低。頭。看。了。半。晌。那。站。著。的。兩。人。只。在。那。裡。

交。頭。接。耳。的。對。談。『S』却。不。作。聲。想。他。此。時。定。想。着。倒。地。的。是。在。那。空。屋。裏。救。他。的。一。個。恩。人。今。日。却。如。此。待。他。真。可。謂。以。怨。報。德。了。但。是。『S』當。時。也。並。未。告。訴。他。的。同。伴。說。被。他。擊。倒。的。那。人。是。剛。纔。在。酒。館。看。見。的。我。自。幸。天。能。佑。我。細。看。那。三。人。的。舉。動。李。偵。探。却。不。像。是。同。黨。的。人。只。見『S』幫。助。執。燈。的。那。人。驗。看。執。燈。的。那。人。想。就。是。德。來。格。醫。生。我。見。他。驗。看。時。便。知。道。他。的。醫。術。不。精。驗。罷。醫。生。執。燈。先。行。其。餘。的。兩。人。一。人。提。肩。一。人。抱。足。把。李。偵。探。抬。起。朝。屋。子。走。去。我。此。時。看。見。那。第。三。人。却。是。我。那。逃。走。的。同。事。艾。福。路。德。心。上。倒。狠。吃。一。驚。我。還。道。路。德。真。個。游。歷。去。了。不。料。他。仍。躲。在。這。蜂。廬。之。中。咳。我。的。同。事。並。且。爲。我。信。重。的。今。日。却。在。這。裡。做。這。勾。當。知。人。知。面。不。知。心。真。是。不。差。的。我。看。他。們。漸。漸。的。走。遠。了。便。站。起。身。來。捏。手。捏。腳。的。跟。着。那。燈。光。走。去。此。時。我。一。頭。走。一。頭。驚。慌。捏。著。一。把。大。汗。但。願『S』那。厮。以。

爲剛纔他所跟的就是李偵探一人。方不再想着我。我的手這時候只顧摸着。我胸前的手鎗。萬一碰着危難時候。只有借此幫助了。花園甚大。只見這幾個惡棍。只望着花園盡處而去。過了一叢樹林。來到空地。此處很難藏身。不能不格外謹慎。忽見燈光停住。只聞水聲潺潺。我記得這屋一面有條大河。李偵探就是不死在棍棒之下。但拋入河中。性命恐也難保。這三個凶徒。定是要將李偵探拋水滅跡了。只見兩個人將屍放下。又有一人從燈畔吸烟。我和彼等相離不過二十碼。一切情形。看得狠仔細。我正在驚慌。忽然肩。上覺得有人用手按著。只嚇得我魂飛胆落。手僵足軟。想要求救。却也無益。想要回顧。又沒胆量。呆了半晌。纔定了定神。回過頭去。一望那驚嚇。早飛向九霄雲外去了。原來却是個窈窕女子。站在我的背後。看他的神情。不像是私會中人。只緊緊的靠著我身。挾著我臂。似要我保護一般。

第十回 盤詰失女

我很疑深夜那裡來的女子。躲在這裡。便細細的打量他一番。只見他容狀十分驚慌。兩眼瞪望着前面那三個人。口中嚙嚙。似帶著些恨聲。大約我所見的。他也都看見。隔了半晌。他在我耳邊低低的問道。先生爲何到此。我正要作答。忽聽得河邊脚步聲雜亂。燈光忽暗。前面黑洞洞的。一些也不見。只聽得拋物聲。重物落下聲。有船在水裡搖動聲。我那時仍舊躲在樹陰之中。不敢稍動。恐被他們覺察。不但我的性命有礙。就是我身旁的女子。也要同歸於盡了。我一轉念。忽想起這個女子。莫非就是被私會拐來的薛四姑嗎。正要動問。忽然燈光又亮。大約是再燃着的。只見三個人靜悄悄的從我等面前走過。幸虧未曾覺得。三個人提着燈。便走進屋子去了。這時候我的心方纔定些。我便問那女子道。你的名是不是叫薛四姑麼。他答道。是。我就略

爲把來意告訴了他。並說明是個偵探。定能保護他出險的。我此時尋思最要緊的。是先送那女子到鎮上安插好了。再作計較。便和薛四姑說明原委。兩個人縮著臂。冒着雨。拖泥帶漿。捨命的跑去。偏又道路漆黑。不得不謹慎小心。恐怕走錯了路。走到半路。回頭聽聽。可有甚人追來。這時候真可謂草木皆兵了。我一路想着。李偵探若果死了。真可痛惜。方纔的事。若我先走。他定不致遭着這劫。可惜他貪功心很。既是知道秘密會在此。爲甚却瞞着我呢。否則和我合辦這案。也未必有今日這場禍了。我又想到把我今日所目覩的去告警察。並有薛四姑作證。那蜂廬中的人。不難盡獲。疑案可明。全功告成。倒也是件樂事。但迦靈這邊。不知道究竟怎樣。我急急要破這案的原故。大半爲著迦靈。想替他洗刷嫌疑。今日雖已救出薛四姑。但我的愿望。還有不達的地方。怎生奈何。那時已到了那鎮上的旅館門口了。一個心纔落

在腔子裡。我想私會中人。饒他狡惡。也不敢追到這裡。那旅館的主婦。倒是一個有閱歷的老年人。相貌又很樸實的。我便將薛四姑託他照料。自己入房換了衣服。來到酒室裡。喝那勃蘭地酒。又想起那蜂廬中的人。若是查得薛四姑逃走。又見花園旁邊有我的足跡。他們就要想出脫身的法子。了豈不是枉費一場辛苦嗎。我急忙問酒保道。這條街上有警察沒有。酒保答道。有的。我喝完了酒。想去找個警察。剛走到門口。只見門外一個人。像是個醉漢一般。身上衣服點點滴滴。水淋不止。東攏西歪的。走入店內。就那窗畔的燈光。還見那漢身上的血跡甚多。我便站定。瞧他是個甚人。那漢也站定。望着我。原來並不是別人。就是李格來偵探。我急忙上前扶他進來。替他安置一個頭等房間。我問他爲甚來此。怎的能毅逃出。他便氣喘喘的答道。我我的性命。幸幸虧那隻路過的漁船救出來的。怎麼你也在。我我也不回答。叫

他好好睡着。便下樓命酒保尋一警察來。隔了一盞茶時。警察到來。我看他模樣骯髒得狠。我本知道鄉間的警察。是靠不住的。但到事急之時。也不能不仗他的力。我稍爲對他說了幾句要緊話。說李及我都是偵探。現在因爲蜂廬主人犯罪。到此捕捉。兩下爭毆時。李已身受重傷。並在廬救出一個年輕女子。如今本地的警察。須連夜去看守那屋。不要被他們畏罪逃脫了。警察問我可有牌票沒有。我想李格來是官家偵探。一定隨身帶有此物。若是沒有牌票。這種警察定不肯聽我話的。我現在又不願去驚醒李格來。因此便命警察明日來罷。又請他飲了幾杯酒。他臨別答應今夜去守。明朝再來便了。是夜我翻來覆去。不能安睡。只因那兩個人。一是病漢。一是女子。都是我應該留心的。東方纔白。我就起身。李偵探還在那裡熟睡。我便喚醒他。問他可有牌票沒有。他安睡了一夜。傷勢似乎稍愈。想要起身。怎奈身體還弱。

爬起又倒，我便將他抱起。坐在椅上。他告訴我牌票雖有，並不是捉人的。乃是搜查蜂廬的。只因現在還不能得他犯罪的證據。若是果然查出他曾偷卜安死屍或者曾拐薛四姑。纔可去取捉人牌票哩。便從身邊摸出牌票。又不願遞給我。只問我爲甚知道他來此。又問怎能知道私會會黨。和意靈空屋的案件有關係呢。我不答。恰反問道。你願意那蜂廬中的人逃走麼。他呆聳了半晌。並不作答。我料他定有什麼秘密事。要瞞着我。他雖不是私會中人。但是察他的意思。却狠不願私會裡人罪情敗露。明正典刑。事到今日。也不怕他不說出了。況且還有薛四姑做見證哩。我正待要說。只聽得昨夜那個警察。已在樓下找我。我急忙下樓問他。可有什麼新聞。他說昨夜曾在那裡守了一夜。並無甚麼可疑之處。我聽這話。似乎彼等還沒知道薛四姑逃走哩。但不一兩點鐘。想定要知道的。我從袋內摸出一個金洋。給了那

警察叫他再去看守。我便回到樓上。見李偵探正在掙扎着穿衣。我助他穿好。扶他下梯。到一小客廳內。少停。薛四姑也到了。我導他見了李偵探。三個人一同早餐。伺候人出去後。我請薛四姑將被拐的細情。訴說一番。只見那薛四姑朱唇微動。放出嬌聲來道。我家在倫敦麗錦公園路。上禮拜二離家。在培克路車站上車。到意靈。赴友人的約。友人名喚費子茄。雖彼此會面不多。交情却很密的。我母多病善怒。我出門時。並未稟明要到意靈。不過說要出去散步散步。到了意靈。便和那友人到一著名的教堂去游玩一踰。那友人曾告訴我住在意靈。但是實在的厲處。我也不曾知道。隨後送我到車站。見車開行。他便別去。我以為從此可以平安到家了。不料禍從天降。早有兩三個人。已暗暗的跟在車中。車到沛汀墩。我由僻路急歸。那知正行之時。忽然背後轉出一人。用手叉着我喉。他的同伴又用手帕堵着我的口鼻。只覺

一陣異香。直冲腦際。便昏迷不省人事。隔了多少時候。心頭稍清醒些。覺有許多人圍住我身。只聽一人說道。這個女子因爲從車上跌下。震傷了腦部。所以昏迷的。又有一人。自稱醫生道。讓我送他到醫院去罷。隨即把我扶到車中。不知行了許多路。又不知在那裡換了車。方到那一個僻靜的村內。那醫生付了車資。扶我下車。我那時要想問個明白。爭奈嘴裡好像說不出話來。只好任他擺佈。他便將我關在一間屋內。兩個僕人守著。直至昨晚。看守我的兩個人。不知那裡去了。我就從窗中私自爬出。走到花園。見遠遠的有紅燈一盞。我便跟在燈後。此時我也不知道執燈的人。是我的仇人哩。還是我的救星哩。偶然碰見先生。把我救出。這真算萬幸的。我說道。他們爲甚要禁你在那空屋子裡。你自己懂得這個緣故嗎。薛四姑道。連我也不知道爲什麼呢。我又問道。那醫生和他同伴在屋內做些甚事。你可聽見麼。他答道。

不聽得甚麼。我住的那間屋子。和那醫生所住的。不過一壁之隔。除了僕人之外。我只見有三個人出入。我曾狂聲呼救。他們總不睬我。李偵探忽問道。近隔一壁。他們的談論。你定能聽見。薛四姑道。他們所說的。像是私會的事。稱人不用名。姓只用一個字。母我急忙問他道。你可曾聽見他們說出甚麼地人名來呢。他答道。我所聽見的。不過一件事情。說住在意靈山上一個人。我所以留心者。因為我友費子茄。也住在那裡。住在意靈山上的那人。是與私會有關的。因做了一件犯規的事。那醫生命他同伴「S」到意靈去恐嚇那人。醫生單名「T」。一人名「S」。一人名「Y」。一人名「R」。曾去過兩三次。和那醫生談論。這是我所知道的。我問住在意靈犯規的那人。可曾聽見他們說出名姓來麼。他又答道。常稱他做「V」。曾有一次稱他爲萬華。這句話纔說罷。我暗暗覷著那李偵探的面。只見他神色大變。我就料法羅假票案。

一定和這案有關係的。萬華那人是做假票的真罪犯。如今這案的頭緒已分。只有李偵探的秘事。還未知道。我想李偵探所以不願我辦這案的原故。因怕由這案追及前案和他關係甚大。總而言之。靈及蘆塢公園鎮今日之事。都是假票案的惡果。不問可知了。萬華定是私會會員之一。但假票案有兩個萬華。一是開文萬華。一是勃那萬華。勃那萬華今日還在牢中。這樣推來。那私會中的萬華。定是開文萬華無疑了。

第十一回 警察入窖

早餐後。我送薛四姑上車回倫敦。我在車的前後巡看一周。恰並沒有蜂廬中的人在內。同車女客很多。和薛四姑同路的。我就放心別了。薛四姑急回旅館。蜂廬既有警察看守。我暫且不去。來和李偵探坐着談話。我略問他幾句。他沉吟了半晌。忽然道。毛兄。昨晚承你照應。我真沒齒不忘。但請你告訴

我罷。你昨日爲甚要到這裡來呢。我料你查出蜂廬的女子。不過是偶然的事情。你來此的原故。是不是要從蜂廬破那石泉室的疑案嗎。我便告訴他如何推測石泉室的案件。如何知道蜂廬定是私會的所在。如何救薛四姑。李偵探道。我的來意。也不過如此。我道。你前說那空屋內的死屍是溺死。却甚的確。其餘所說的。都是謊話。故意引我入迷藏罷了。他聽了這話。似乎面有愧色。說道。毛兄。前番一時糊塗。望你切勿見罪。我因爲你的靈敏手段。和我相上下。我怕和你合辦。有了你。便沒了我。這不過是同行嫉妬罷了。他一派恭維我的話。我怎麼會信他呢。我道。那假票案。你難道忘了麼。我却打聽得很詳細的。你不要看輕我。你難道又要對着我說謊麼。我又將怎麼在蜂廬看見『S』擊他倒地。怎麼三個人將他抬到河邊。拋入河心。怎麼聽得船響。細細告訴他一番。李偵探道。幸虧那漁船上的人撈我起來。不然。早葬

在魚腹之中了。我道：你的好友開文萬華還在那蜂廬之中。你昨夜到那裡去。大約想去訪他的麼？李偵探跳起來道：開文萬華端的還在蜂廬中麼？你爲何知道我認識他。他並不是我的朋友。我道：你且請坐。不要着急。現在究竟在蜂廬不在蜂廬。也決不定。此人不但是法羅假票案的一個證人。並且今日這案子。也是爲他起的。若是我言不確。我誓不再做偵探了。李偵探結舌問道：昨夜擊我的。真開文萬華麼？我答道：不是。若是萬華先要問過你的。來。由。然後再擊你。哩。李偵探正要開口說話。忽有旅僕推門直入。又聞門外有個婦人。在那裡嗚嗚咽咽的啼哭。只見那僕人說道：一個警察的家小。在外等着。說有要緊事面談。不知爲甚哭的這樣。我聽了大驚道：快傳他進來。旅僕出去後。只見一個矮小婦人。帶哭進來。說道：我的丈夫說是八點鐘來到這裡。貴客叫他去看守蜂廬。現在已是午餐時候。飯已備好。不見他回來。

小婦人出去找他一周。也不見蹤跡。尋到蜂廬花園。見有一帽。陷在泥內。拾起一看。却是我丈夫戴的。小婦人知有變故。所以情急前來。求貴客拯救我的丈夫要緊。他一頭說。一頭抽腸咽肚的哭個不止。我想私會中人。定已知道有警察看守。所以三個人擺布那個警察。好爲逃走的地步。但警察現在不知究竟怎樣了。倒替他捏著一把大汗。我回頭看看李偵探。只見他從椅上站起。瞪着眼。搖著頭道。快走。若是這女子的話。果然確實。我等須快到蜂廬去走一遭。就向那女子說道。你勿怕。你的丈夫。包管我兩人替你領得來。你放心便了。我就和李偵探一逕跑到蜂廬來。李偵探只走得筋疲力倦。氣喘汗流。我道。那女子狠可憐的。李偵探雖不作答。也狠露出哀憐的意思。今日同赴蜂廬的李偵探。比那前日同赴意靈的時候。恰已大不相同了。既到了蜂廬。只聽得水聲潺潺。不覺想起昨夜的事。他們或者就把待李偵探

的法子待那警察了兩個人走到大門。我便站定。打量入內的辦法。我想今日之事。只能以智取。不能以力敵的。我等決意從樹叢裡躡步進去。兩個人走了半晌。並沒碰見一人。我便放胆由前門進去。只見當前一個大廳。沒有什麼陳設。兩旁散房多間。也無什物。却像議院的模樣。四處搜尋。那裏有個人影。到後來都查遍了。所沒有查過的。只剩一個地窖。想他們或者躲藏這窖裡。麼向內一望。黑漆也似的兩個人。身邊都不帶蠟燭。和自來火。萬一摸了進去。彼等從下突擊。那時性命恐要難保。但既到這裡。如箭已在弦。不能不發。只好冒險下去。看個究竟。纔能放心。我扶著李偵探一步一步的蹴將下去。忽覺得一陣異香。觸鼻。我猛然想起。那夜在意靈空屋。亦曾有這種香氣。李偵探忽然握著我的臂。低聲說道。你聽。那裡來的齁聲呀。我寧神一聽。却是銑索聲。再細聽。又是歎息聲。兩個人只顧向下走。忽見末處有小玻璃。

窗透入亮光。見有一人直挺挺的倒在地。兩手在那裡掙扎。我等便走近一看。見那漢兩手縛着手銬。却像官家所用的。和前番石泉室所見的那手銬。毫無二樣。細辨他的面貌。原來就是那個看守蜂廬的警察。並未死去。急忙解去他的衣服。我到外面覓了些冷水。噴洗他的頭面。只見他漸漸蘇醒。迷離之中。還當我們是仇人。驚慌失措。細辨見是我。纔面有喜色。又有愧容。他說道。我今晨起身很早。到得這裡。覺得有些困倦。便靠著籬邊假睡。不料忽然有人擊我一棍。就此昏沉過去。也不知道怎會睡在這裡。我聽了這話。知道那般惡奴。都已逃走。心上狠覺煩惱。料想他們定不敢乘火車去的。或乘自由車。或坐了船。打水路上去。也未可知。箭頭之鳥。却被他逃去。從此高飛遠揚。何日再有此好機會呢。李偵探出了地窖後。急忙寫了那醫生和「S。」及路德的面貌。電達總局。及各處警察分局。幫同捉拿那在逃的各人。

那個無用的警察。我也不去怪他。叫他回去。他自歡天喜地的別了我等而去。不在話下。且說我與李偵探既到了旅館。我復問李偵探此事的疑團。他仍不肯道出。我見善言不能見功。便將狠話威逼。只見他站起身來。向門外望了一望。又將室門掩閉。面色灰白。眉梢珠汗。浸浸直滴。把倚子靠近我坐下。低聲說道。毛兄。我孽由自作。如今悔也無益了。我今日告訴你。你方曉得這案的原委。並可當作我李格來的認罪狀。咳。罷了。從此李格來三字。狗矢不若了。天下無犯罪不破的。我料不久將陷於縲紲之中。毛君。我也不能使你永遠守我的秘密。但求你稍念友情。聽了我的話。勿急于宣布。便是再造的恩了。你的疑團。我當盡力替你一解。石泉室在你那夜去的前一日。我已去過。我驚問道。你先去過麼。這樣說來。我等那日所查出的。你早查得了。

第十二回 案情大白

李偵探微笑答道。不是不是。事非從頭說起。難以明白。我初進警察總局時。警務本不甚熟悉。我與別的偵探不同。未當警察。即做偵探。再加年紀又輕。心高氣傲。不久法羅假票案出現。警察長命我和一別的偵探一同查辦。那人恰好患病。便辭了差。讓我獨辦。我想定要查得那做假票的人。這案纔有結果。不料大街走到小巷。白白的忙了數日。毫沒影響。一日忽有人到我家裡。自稱係法羅的內姪。因為愛惜他的姑父。不願見他因假票破家。所以暗暗查得那做假票的人。特地前來告我。我是初次辦案。毫無捉摸。再加奔走數日。未曾得個頭緒。心上正在着急。今忽聽着這話。那時心裡自然歡喜萬分了。那裏還去管他是真是假呢。當時斷不想來告我的這人。就是做假票的真罪犯。他自道名姓爲開文萬華。不過爲著公益起見。並未挾有私讐。囑我留心他的族弟勃那萬華。他又給了我一張勃那寫的雜紙。細對筆跡。却

與假票上所簽的字。毫不差分。因此我便暗暗蹤跡勃那的舉動。勃那同他
母妹寓在鄉僻地方。後復查得勃那曾和他的姑父。常常有些口角。我因他
情節可疑。便將他捉住。他自稱無罪。後來聽見他的供詞。我便有些疑心。勃
那和開文本自同宗。且爲近支。爲甚忍心發他的秘事呢。隔了幾日。我調查
出法羅預備的遺囑上寫道。死後產業。盡歸勃那。如他品行不端。查有實據。
產業改歸開文萬華。我看了這張遺囑。纔明白萬華的主意。但既非勃那做。
這假票。又是誰呢。又隔了一兩日。我便到開文處探他的口氣。那知他却
是此案的眞罪犯。姑父立囑之後。他也並未和他姑父爭論。自料姑父年老。來
日無多。但遺囑又並無更動。所以設此狡謀。破壞族弟的名譽。他便可以獨
得鉅產了。他做這假票。係摹仿勃那筆跡。我明白這事的時候。勃那已經在
監。且已審過。雖當時自悔鹵莽。恰又負氣怕人恥笑。不肯直說。這都是少年

氣傲沒有閱歷。所以纔做出這種糊塗的事。來到如今。只有懊悔罷了。我又因爲老母在堂。靠我度日。倘被警察長怒我鹵莽。革除我名。老母得信。定要氣死。我爲着許多原故。所以不得已。便東攀西牽。將錯就錯。胡亂定讞。但是據證不全。又不能確定勃那的罪。若是要完這案。除非在勃那室內。查得甚麼紙張上。有勃那自寫的字。並有仿臨法羅簽名的字。我接說道。難道你就摹仿這紙放在勃那抽屜內麼。誣良爲惡。陷人縲紲。你怎麼這般忍心呀。李偵探動容說道。爲保全我自己的名譽起見。就是陷良于罪。我也不暇顧了。勃那定罪。都由我的證據害他。我將那紙先放在勃那的抽屜袖裡。偏說從勃那室中查出。只我知道開文的詭計。只開文知道我的隱謀。我兩人真算得狼狽爲奸了。只因他好我也可好。他敗我也要敗。所以彼此倒成了同船共命的朋友。案定後。勃那應得的宗產。全讓開文。我也升了正偵探。碰着不

湊手的時候。必去向開文借貸。所以開文的一動一靜。我都留心。你如今只知開文萬華是秘密會的一個會員。會中的組織。我却比你知得更爲詳細。起初有個醫生名叫德來格。原是一個極狡猾的人。和開文相熟。他結交開文的原故。也不過想混幾個金錢罷了。後來此人唱議。組織一個秘密會。凡在會的應發一個終身不娶的重誓。叫這會做禁婚會。會員六人。會長就是德醫生。其餘却是開文萬華。艾福路德。山麥狄肯。還有兩人。恰記不起姓氏了。都是一班年輕未婚之人。各發重誓。永遠不近女色。會長德來格又定會事數條。會員一律簽字贊成。內有一條道。

「會員有犯會章而婚者。由會長開特別會。投票共舉一人謀殺之。」我想那般會員。大半都是兒戲。彼等怎肯終身鰥居。不過隨聲附和罷了。內中只有一人堅守會章。這人的殘暴。天下少有。却是那山麥便是。我問道。可

就是在蜂廬花園旁邊擊你的人麼。李偵探摸著胸前痛處。問道。擊我的可是『S』麼。我答道。確是『S』。就是前番縛在石泉室死屍旁邊的那人。你既知道是他。爲甚那日在石泉室像不相識的。李偵探道。我雖然聽見開文說及這人。却並沒有見過。直至現在纔曉得前夜擊我的。就是那空屋放走的。『S』會中人不常在一處。分散四面。通信機關。却是新聞日報。彼此不稱姓名。只用一個字母。當做暗號。路德用『R』山麥用『S』其餘的可類推了。但此也是私會中的慣例。不足爲奇。不然。你那日告我。我就可決定是禁婚會的事了。後來會中的狄肯。背了會章。不知在那裡結識一個女子。就寫了一信寄與會長。告退會員。說是未婚妻是意大利人。結婚後。須一同出門游歷。不復住在倫敦。既是不在倫敦。與會無涉。便不算有犯會章了。會長接了這信。便開會公議。德來脫山麥萬華三人。都不允他退會。其餘兩人。不置可否。

會長便寫了一封信去覆狄肯。說如果犯了會章，定須照章從事。狄肯以爲虛言恫嚇，全不在意。後又在新聞日報登了告白，通知德來格，言詞嘲笑。便在倫敦成親。不多時，夫婦兩人同到意大利。途中狄肯忽然落海身死。後來我留心查看狄肯那船的姓名冊，見山麥的名也在其中。可見他們的會實行會章了。我道：何不鳴官捕捉呢？李偵探答道：沒有憑據，怎能告人？若因山麥同船，告他謀殺狄肯，那個肯信呢？就是信了，怎麼定他的罪呢？這是秘密會第一次的罪案。這件事是我深信的。至第二次犯會章的人，便是我友開文萬華了。他所愛的女子是甚麼名姓，我不知道。剛纔聽了薛四姑的話，似乎便是萬華的未婚妻。我說道：咳！我早疑石泉的主人，是私會中的人。我還疑你也在會中哩。李偵探道：萬華也勸過我入會。我起初已答應了他。後來又想我的人格已低，何苦再入下流呢？因此便託故回絕了。我聽了李偵探

所說的話。覺得津津有味。我便問萬華既和那女子交好後。又如何呢。李偵探道。如沒有這女子。石泉室之事。也不致有了。你也不致插入這事。就是法羅假票案。也不致如今日這般暴露。照山麥的意思。聽那開文完姻。事後再照章處死便了。德來格會長及路德。素和開文相厚。不忍不告而加之罪。所以兩人屢次諄囑他。若是他果然要完姻。『S』定不容情的。就是德來格和路德也無法可以阻他的。德來格和路德本想用話嚇他。斷絕那女。那知却如以石投水。全沒效驗。開文依舊和那女子相好。但開文豈不想着狄肯的事呢。因爲只有開文和路德住在倫敦。其餘的人都住在蜂廬。開文便想出一條詭計。那意靈山上的石泉室。便是開文的狡窟。他在那裡時時改換行裝。他的廝處。却另在一個旅館。會那女子時。便穿着華服。回倫敦時便裝做一個工人模樣。並裝些假鬚。以便淆惑會員的耳目。但能巴到結婚之日。事

不破露。夫婦兩人便想逃到外國。這計也算得狡猾了。却不料那山麥比他更狡。早已識破開文的秘事。探知開文的秘處。他便到意靈去見開文。假勸開文從早結婚。趕緊逃走。不然。路德和其餘的會員。定能探知你的秘密。所在。但開文豈容易受欺的。也假意允從。後來德來格醫生和路德。不願開文婚後被山麥謀殺。所以便商量一計。探聽那女子時常前去意靈。那日便在半路。設法將他拐去。指望開文和他的愛情可以稍減。那曉得薛四姑走失告白。登上報紙。開文見了。非但不能稍減愛情。倒反惹動他的無明業火。大凡一個人情之所鍾。雖蹈湯赴火。亦所甘心。今忽把他心愛的人攬去。他怎肯干休呢。所以他便寫信知照會長。說是如不放薛四姑。定須將會中秘密往告警察。會中人恐開文果去告訴警察。那時定須追究會中所行的一切。就是那狄肯的事。也要破露了。一時情急。故派『S』前去意靈。謀殺開文。以

便滅口。你前番不聽見那電話所說的話嗎。山麥既到意靈。便到石泉室去見開文。山麥自然先將危語恫嚇。開文乘機便將異香昏倒山麥。又恐他醒後逃走。所以把他用手銬縛在死屍身旁。又怕會中還有別人跟着山麥前來。所以便趕緊逃走。現在他做些甚事。我却不能明白。李偵探說到這裡。忽然停止。此案如毒霧迷天。今聽李偵探解說一番。都如雲消日出了。但他所說全沒一句涉及迦靈。難道迦靈和這案真個毫不相關麼。果然如此。謝天謝地。停了半晌。我又問李偵探曾在那死屍身上查出一個紙捲。究竟是甚麼東西。李偵探道。罷了。這事我本不願告訴你知。如今你既問及。不如全盤托出罷。我便寧神細聽。我想李偵探到了此時。當不致再有隱瞞。這也不是我的機警可以叫他訴明。冥冥之中像有天助。李偵探當日做此負心之事。自以為只有兩人知道。終身可以無憂。却不料今日也有破露的一日。所以

作奸犯法的事。總是天地所不容的。閒話少講。且聽李偵探再往下說。他道。你所見的我手中那個紙捲。確是從死屍身上查得的。如今還在我身邊哩。我問紙上說些甚麼。李偵探道。乃是開文萬華親筆所書的認罪狀。我道。我明白了。你深怕法羅假票案破露。於你有些不便。所以要瞞着我。李偵探說道。不錯。我的初意確是如此。但如今不能免了。咳。早知今日。悔不當初。我問那認罪狀可以看否呢。李偵探便從身邊摸出一個紙捲。遞給了我。我接着。一看。只見上面有小字一行。我讀完了。纔明白法羅假票案的真情。李偵探剛纔所說的。却沒有一字說謊。勃那萬華確是無故被冤的。我問道。你當日同我到意靈查案的時候。秘密會事你早知道。怎麼你說石泉室的案。與秘密會。沒有關係呢。李偵探說道。那時你告我電話所說。我早料是謀殺案。並料定是禁婚會所做的。不過我知這事關係很大。那肯稍露口風呢。我既知

狄肯慘死事。又見報章所報的告白。我想開文定要被人謀死。我入室看見死屍。以爲果如我所料哩。我問道。你可認識這死屍麼。李偵探道。當時因面目模糊。不能辨認。但看體段。却絕像開文萬華。我所以頗爲驚訝。專心驗看死屍。未曾留心那個活人。況且那人我從沒見過。怎麼知道他就是「S」。你那時正在別處查看。我在死屍身上查獲這紙。略爲過目。便揣在懷裡。我以爲你並沒看見。却不料你眼光很尖。早已覷得了。

第十三回 因妹識兄

我問道。你何時纔知道這死者不是開文萬華呢。李偵探道。開文臂上有青痣一顆。我把那死屍衣服解去。驗看臂上。並無這痣。我纔曉得開文的詭計哩。我問道。怎知道是開文的詭計呢。李偵探答道。這是異事。開文自知犯了會章。會中人定難饒他。所以日夜設法。以便達他的目的。却巧蘆塢公園鎮。

上有個溺死的人身段。與開文相同。開文便設法把屍偷來。運至石泉室。但面目不同。所以便把面目毀爛。又將自己的衣服替死屍穿了。又寫了一張認罪狀。放在死屍袋內。料理妥當。然後逃走。好等警察查驗時。看見這張罪狀。疑心死的人就是開文。萬華一則呢。可以替他堂弟洗冤。一則呢。外面傳出他的死信。會中人自然也能聽見。當他真個死了。不再去查究。他從此開文可以高枕無憂。穩娶薛四姑。心思也算得用盡了。那知一場辛苦。徒付東流。山麥忽至。我想山麥之來。定從窗裡跳入。出其不意。開文的謀。爲他所破。所以開文恨極。用香昏倒山麥。縛他在死屍身邊。那香是德來格醫生合成。預備行秘事的。今早那警察也是被這香昏倒的。開文從前在我處取去手鐐兩付。當時不想他有別的原故。那知一次鎖山麥。一次鎖警察于地窖。就是那兩付東西。開文因忽促離室。忘將死屍身邊的認罪狀取出。直至第二

日。纔想着這紙要來取時。這紙已早入他人之手了。我等走出石泉室的時。見有個人躲在籬邊張望。那就是開文萬華了。我聽到這裡。如長夜。忽且又問道。在山上籬邊張望的那人。果真是開文萬華麼。李偵探道。這是我一望即知的。那時我躲避在屋角。不被他看見。他回轉的緣故。定是爲著這張認罪狀。借尸之事。既已未成。若是這張證據。又落在警察手中。倒大大的有些不便。他如早知道這案是我查辦。他也不來偷看了。我想到了此時。以爲他深怕鑽入法網。定到蜂廬中躲避去了。前夜特地前去找他。雖說開文萬華和這私會不睦。但還是靠蜂廬護庇的好。況會中只有山麥和他反對。餘者都是隨便。以後開文能除去了山麥。他在私會中更覺自由了。我到蜂廬的時候。拿着搜查的牌票。想去逼開文寫下一張證據。自認前番在勃那室中搜出的證據是他假造。並是他放在勃那抽屜內的。如此我便可以脫罪。

從此心上免得多少恐嚇。我聽到這裡，接着說道：「你也算得冒險了。」李偵探又道：「你往意靈的前一日，我已到過那處。見開文站在窗口，開文也看見我來。大約已知我的來意。又怕我洩他借尸的秘事，所以由我將門敲破，也不理我。如今你的疑團，想已都解。但我還有兩件事，不甚明白。你那晚聽見的電話，是德來格醫生發的，但向誰說，却不得而知。若是『S.S.S.』那時已到意靈，且語氣不合。若是路德，却又不然。路德那時也有事情。大約另是一個會員，像是姓楊，住在何處，我却不知。我想楊某定是已離這會，或是因爲會中待那犯章會員過于殘暴的原故。還有一事，却是路德爲甚警告會員謹防你呢？照那告白的意思，這人定知你的舉動。你的同事，可不是也叫路德。難道就是這人麼？若是這人業已逃走，那更無疑了。我道：「你的靈敏，我真佩服。可惜假票案，用你的聰明。」李偵探道：「唉，悔之不及了。」少停，李偵探忽拍

案道。毛兄。我等。都是。笨漢。怎麼。可以做。偵探。呢。眼前。極易。明的事。還不能。見到。咳。你。知道。那夜。和你。同到。意靈。去的那。個客人。是誰。我驚。問道。是誰呀。李偵探。說道。就是。勃那。萬華。他從。獄中。逃出。你難道。想不出。嗎。這事。不難。推測。路德。是你的。同事。也是。私會。會員。因你。得了。那封。匿名。信。定要。查辦。所以。出門。後。暗暗。伏在。窗外。偷看。你的。舉動。他勸。你勿。管這。事的。原故。因為。恐怕。牽涉。私會。罷了。他在。十點。鐘時。見有一。人入。你的。屋。是時。已夜。半。黑暗。之中。見這。人的。舉動。悞以。爲是。開文。萬華。了。只因。他弟兄。兩人。身段。神情。本來。相似。後來。看見。你等。乘車。出門。不知。何往。躊躇。多時。便去。登報。警告。會員。所以。那告白。內有「V」會。來訪。云云。他不知。開文。萬華。爲甚。前來。訪你。悞以。爲來。洩私。會的。秘密。那有。不慌。的理。但是。開文。萬華。爲甚。要來。訪你呢。且據。今日。推知。那時。十點。鐘。開文。萬華。仍未。離去。石泉。室哩。所以。我決定。不是。開文。萬。

華却是勃那萬華。他說有友約在某處。乃是虛言。只因他從獄中逃出後。想趕緊會他的族弟開文。逼他寫下一張認罪狀。但雖有此據。旁無證人。他日開文仍可翻悔。所以他特來邀你替做個證人。我拍案跳起道。你的話實在不錯。我明白了。你料事如神。真是天才。那客髮長面垢。手足似有微傷。確是個獄中的囚徒。他到了意靈。車夫向他索車資。他沒鈔可付。只從身邊摸出一樣貴重東西。遞給車夫。今日追想種種的情形。更見你的話不錯了。他見了死屍。真以爲開文萬華已死。他的冤枉終身莫白。所以初則驚慌失色。後來露出滿面悲容。又勸我勿可宣布這事。恐怕洩漏之後。警察或要再去捉他呢。李偵探道。這案已明。毫無疑義。如今這夥私會中人。雖通知各處警察。恐一時難以捕捉。德來格和路德。我也不以爲意。只願將「S」捉着。查明致死。狄肯證據。以定他的罪。報我一擊之仇便了。更願開文萬華早日逃走。我

纔可以寬心哩。你今雖知道我的私事。但你是個端人。不致急於宣布。你還有別事要辦麼。我答道。沒有了。兩人便付了旅費。乘火車回轉倫敦。在培克路分手。我允李偵探三日之後再辦這案。我便趕到梅達莊。我想勃那果真躲在迦靈家中。定是他和斯賓塞爾氏有甚瓜葛。或係親戚。此去專爲查明這事。我到了迦靈門前。迦靈從窗中見我。急忙開出門來。笑容可掬。不像那日故意裝樣。我的一片疑心。全行丟去。和他握手罷。忽見窗外站著一人。一望就是那夜同車的客人。迦靈見我面有驚狀。站到我身旁說道。你還不認識他麼。他就是我的胞兄呀。又將私會的事。略爲告我。我怪他何不早說。室門呀的一響。斯賓塞爾入內。我見了他。很覺有些慚愧。想他定要責我那日唐突之罪。不料他仍歡笑如常。問我前幾日爲甚不來。我正要回答。忽聞門外步聲橐橐。勃那入內。彼此叙禮罷。我見他兩腳還有些跛。但他的衣服。已

上下嶄新了說道毛兄今可平安麼我急忙答道謝君厚意不知足下現在如何。斯賓塞爾姥姥道。這事的始末。你都知道麼。我道。雖不詳細。也略爲知道一二。我早知令郎是冤枉的。迦靈聽了這話。似有驚意。說道。前數日我兄是獄中逃出。躲在這裡。那夜君在外所見的人影。就是我兄。次日你問我。我回答你的話。原係託詞。我本不應該瞞着你。但捉回逃犯。是偵探應盡的職分。所以我不敢實告。如今已平安無事。我兄的受冤。你已雪亮。不妨說明了。我道。令兄本是良善君子。犯罪的人。確是令親開文。但他們今可得着証據沒有。迦靈狂喜道。有有。有急取出一紙。遞給我看。我見與李偵探得着的那張相同。確是開文親筆寫的。並有證人畫押。證人是誰。却是我的同事路德。我驚問何以能得這紙。勃那道。昨日郵局送來一信。折開一看。內中並無別紙。祇有這張認罪狀。這可當我的自由證據了。我道。可賀。可賀。足下既得著

這紙誰也不敬重足下呢。斯賓塞爾道。這也不必說了。說罷彼此又談了些閒話。方曉得斯賓塞爾姥姥本姓萬華。自假票案出後。勃那被冤。其母以爲大辱。且勃那的妹子。尙未出嫁。深怕玷了門第。難攀高親。所以改姓斯賓塞爾。今事已大明。可以仍姓萬華了。正在談得高興。忽聞門外車聲碌碌。一車停下。隔窗一望。見來的乃是兩女子。面上都蒙黑紗。一老一少。這兩個女子。我聽見說過幾次了。今日却怎麼來到這裡。忽聞遠處又來一車。蹄聲得得。也至門前停下。却是兩個男子。從車上跳下。一個是李格來。一個便是那日在籬邊張望的開文。我想到。咦。和此案有關係的人。今却同時齊集此處。

第十四回 浪子回頭

回頭見勃那等三人。彼此相顧。都露出駭異的神情。那面色更帶灰白。大約見開文到此之故。迦靈坐在我旁。暗暗捏著我手。像防着什麼危險。倚我護

庇一般僕人啟門兩個戴黑面網的女子先入便去了面網不待迎接直入內室。室中人都起立。寒暄數語。我見那年輕女子。相貌很像迦靈。迦靈導我見那兩個女子道。來者一是嬸母。一是堂妹。忽然僕人又報道。開文和李格來先生來了。只見開文大踏步進來。見那剛纔到的那兩個女子道。母也在此麼。妹也在此麼。今日可算合家大會了。浪子回頭諸位在此都是替我餞行麼。其母大哭。直前抱着開文的頸道。兒呀。兒呀。爲甚回來呀。我當做和你從此不能見面了。開文道。母親。兒雖在此也不久了。兒明日便將結婚。諸位可要賀我麼。是時我在旁邊。見這罪惡滔天之人。不覺怒甚。我若不礙着迦靈面上。定要去告訴警察。把他捉住。我聽他這話。挿口道。你慢懽喜着。我要把你的所作所爲去告訴薛四姑哩。開文聽了我這話。回頭道。足下可就是毛君麼。聞名虛的。不如相見是實。我想現在這屋子裡的人都是萬華一家。

只有我是外客。不便在此聽他們的私談。正要退去。忽見李格來也在室中。因此便又坐下。開文道：李格來和各人相見。李偵探忽高聲說道：諸君。我友開文。和我不日將有遠行。今已將法羅假票案詳細寫下。曲直自辨。我今先請開文宣布一番。至于我爲甚關係這案。日後毛君自能詳道的。是時開文面有喜色。站在人前。像是未曾犯罪一般。把他的始末所做的一五一十說來。大概和李格來告我的相同。我也不必再說。內中略有不同的。我再補述幾句。開文躲避的地方。果被李格來料到。從中路德和一個姓楊的會員。暗暗幫助他。路德在蘆塢公園池內。撈起死屍一具。因他身段和開文相似。就勸開文如此這般。行那詭計。他們兩人乘黑夜把屍盛在木箱裏。送到石泉室。後又用箱蓋擊毀死屍的面目。那秘密會雖說是德來格做會長。其實一切大權全在山麥手中。所以會員雖少。黨派已分。山麥與德來格要照章殺

死開文但路德和楊某很不贊成其實已暗暗與禁婚會絕交若是開文借屍脫身之計果成他們兩人日後也要仿行的不過不露聲色罷了所以擲李格來于河及將警察閉在地窖之中雖是山麥主意他兩個也不得不假意順從德來格和山麥同逃路德便至意靈找着開文其時開文因未見報中說及認罪狀之事不知道那張紙捲究竟落花何處後和路德稍爲商酌知道兩案俱破不得不另立得罪狀寄與勃那的母路德後來離意靈深怕有甚麼危險所以已逃往別處他本要和開文同走開文因未和薛四姑結婚不肯允諾開文便急到倫敦和薛四姑商量要趕緊成婚好和李格來同赴他處開文說罷我想薛四姑這樣一個麗人却嫁那樣一個匪徒真可痛惜難道開文所做的事薛四姑不怕傷了名譽嗎只聽李格來說道今日我和毛君分手後即到薛四姑家內尋找開文大凡男女的愛情如磁針和鉄

石一般。憑你如何總解不開。開文在那薛四姑家中。早把他的履歷告訴了薛四姑。薛四姑毫不以為辱。並允開文早日完姻。豈不奇嗎。開文的母嘆息說道。兒呀。前事可鑒。後事好自為之。要曉得這樣壞事。可一不可。再呢。回頭顧我岳母道。美利『此勃那母之乳名。只同輩可以相稱』。此事不但老身的辱。並且辱及家門。我這倫敦地方。是不要住了。我的哥哥在美國很有些產業。時常來信招我去。我想趁此帶着女兒赴美國去了。只有我兒的認罪狀。如交給偵探。兒之安危。非意所能料。勃那姪兒。能恕我不呢。舐犢之情。人所不免。老身也曉得這要求是過分的。姪兒受了冤屈。怎肯不洗刷明白。却替開文認罪呢。勃那坐在牆角邊。正要站起說話。開文搖手道。母呀。這萬使不得的。我在旁聽他的聲音。抖顫。想是良心發見的緣故。只聽他往下說道。我犯了這樣彌天大罪。人人都曉得的。何必再要隱瞞。現在我的良心倒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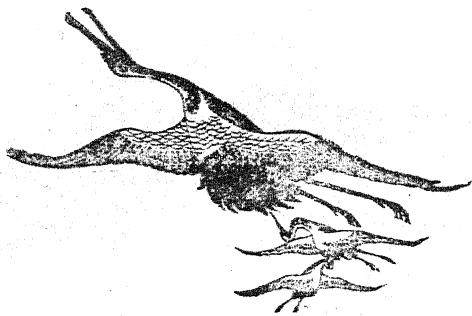
未死。斷不要爲着我。一人的名譽。叫人受終身不白的冤母呀。只要兒能逃出這條險路。就請毛登先生把認罪狀。交給警察。勃那弟。就可脫離冤海。潔身無罪。我的妹。或住倫敦。或赴美國。都由你們自便。從今日起。兒怕不能長繞膝下了。兒只願得一賢婦。匡正我過。李格來君和兒都棄邪歸正。重做事業。斷不致再像前番的陷落了。勃那弟。我此刻對着你慚愧。到萬分不能。再作乞憐語。勃那弟。勃那弟。能如吾母所說。稍恕我麼。言時面色灰白。與入門時笑容滿面。大不相同了。開文說罷。又伸手對勃那弟說道。我今已是罪犯。不敢望我弟……「西人凡兩人有仇。只須彼此互相握手之後。便如無仇一般。」勃那弟急忙說這。開文哥。我在牢中。知道是你陷害我。我便終日罵你。誓報此仇。但你今日既已認罪自悔。我也不覺得什麼。一頭握著開文的手。一頭又說道。這就是我的報復之時。從此你可信我的心。沒有怨你的意思。

彼此緊握兩手。開文只低頭不敢直視勃那。我聽了勃那的話。不覺歎服他的大量。少停。大家都要散去。開文李格來等和衆人洒淚而別。從此便永沒會期。如今這兩個面戴黑網的女子。我也知他們的來歷了。開文本要把身子隱去。其母找他不著。後來知這假票案的罪犯。乃是開文。並聽得他所往來的。都是一班匪徒。所以竭力想誘他回家。並勸他杜絕惡友。在我未到意靈數日之前。他母女兩個偶在沛汀墩車站。看見開文。便暗暗跟他在後面。方探出他的寓處。住在意靈山上。便屢次去看他。爭奈開文總是閉門不納。母女商量想請一個偵探去探他的舉動。但偵探又非輕易可託。聽得迦靈已和我定婚。或因有親肯替他們盡力。但他們不願洩出真名。所以寄我的信。却是匿名。約吾晚間十點鐘相會。不料我在數分鐘前。被勃那挽我出外。他們到了辦事所。見我不在。不歡而去。隨後又轉至考克司律師處商量。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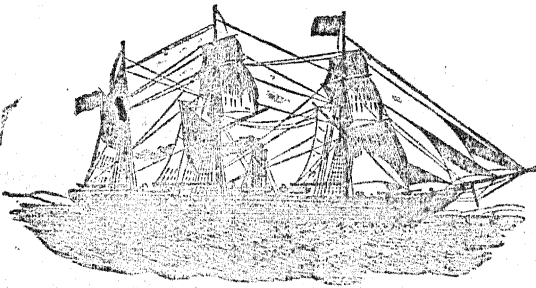
巧律師也出外未歸。因此事又未成。山上疑案傳播後。彼母女兩人。以爲死者就是開文。後閱報紙說是並非開文。又疑是開文。謀殺。所以不願查究。自尋苦惱。直至今日到了梅達莊。這案的始末。他母女兩個纔恍然大悟。各人退出後。只剩我和迦靈兩人。在這屋子裡。我便問迦靈那日爲甚要到意靈訪問義門呢。他答道。因爲我兄認這死的就是開文。所以叫我前去探問一番。後聞警察已查明是命案。開文雖惡。究是我的堂兄。我聽見被人殺死。也很爲悲痛。且怕死後留下甚麼痕跡。可以查得我哥的住處。因此我幾乎昏倒。事後數月。我便和迦靈結婚。我到此纔心滿意足。仗債情愛。看官定能料到。也不待小可贅說了。某日早餐時。迦靈忽得一信。係薛四姑從美國寄來的。迦靈便拆開念給我聽。上面說是開文自到美國之後。品行端正。大異前日。現在已成著名的紳士。不久將舉爲地方長官。他的聲望。全靠手下書記

名華德司所贊成的。因爲一日有兩個旅客。突入其室。攻擊開文。那時不是書記到來。開文性命早已結果了。後來華德司又四處搜尋。兩人一併拿住。送官懲辦。內中一人面貌凶惡。臂上刺有「S」一字。尙有一人身上搜出的手怕。上面繡有德來格三字。他們來意。美國的警察局。也不能查出。倒是看官和做書的人。曉得原原本本。勃那既得開文認罪狀。呈到警察總局。于是人人都知這勃那的冤屈。開文李格來既逃往外國。警察長也不去追捕。此案便結。勃那因承他姑父的家產。就住在愛爾蘭。開文雖用法羅的資鈔。後在未離英倫之前。盡將所有。歸勃那手收。勃那不多時。也成了親。他妻就是開文之妹。（西人有此風俗）路德往後的歷史。沒人知道。但前讀法國報紙載有一事。今人心中不能不疑。說是有英人和一極美的法婦結婚。隔日忽爲人謀斃。這人莫非就是路德麼。莫非又是禁婚會中做出的事麼。是呀。

非呀。小可不得而知。也沒工夫去探個實在。看官自己推測推測便了。



秘密會 第十四回



光緒三十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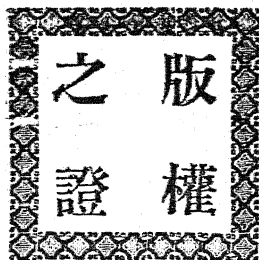
九月下旬發刊

(秘密會)

光緒三十二年

十月初旬出版

(定價大洋四角)



編譯者 新世界小說社編譯所

印刷者 鴻文書局活版部

發行所 新世界小說社發行所

分售所 各大書坊

